杜詩 第三

時事
邉塞
将帥
軍旅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四

時事上　古詩三十一首

兵車行

[師]曰玄宗初用張九齡爲相開元中號爲賢君其後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說唐之世吐蕃爲患[趙]曰呂公梁權道皆爲天寶十一載作然以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當是九載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衆以開邊眼遠爲烈而不縮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記於漢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車轔轔[洙]曰詩有車轔轔馬蕭蕭[洙]曰詩蕭蕭馬鳴[補註]黃常明詩話子美多用經書語如田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

渾然嚴重如入天陛赤墀楯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

行人弓箭各在腰 蔡伯世曰行人行役之人也 耶孃妻子走相送 孃一作娘 公自註古樂府不見耶娘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 塵埃不見咸陽橋 何說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車塵埃坌起故橋爲之不見也 牽衣頓足攔道哭 蘇曰楚人與蒲騷戰兵行父老牽衣哭于道 彥輔曰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挖王溫舒頓足嘆後漢書百姓遮道說文曰攔門遮也 陳曰頓足者足踊於地爲之困頓 鶴曰天寶十載募兵無應者楊國忠遣御史分捕繫送軍前舊制百姓有勳免征役於是國忠先取高勳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所以有咸陽橋攔道哭之句 補註牽挽其衣頓躑

其足遮攔於路相向而哭**哭聲直上干雲霄**〔朱〕曰孔德璋書干青霄而直上**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玄宗數出兵故點行之法頻**或從十五北防河**〔師〕曰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決**便至四十西營田**〔朱〕曰防河營田皆役也〔顏師古〕曰營田如漢趙充國屯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去時里正與裹頭**〔朱〕曰里正一里之長〔彥輔〕曰按律疏里正掌追呼催督〔鮑〕曰蜀亂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俱戰亡又括鄉里少小爲之里正與裹頭撰中〔補註〕發去之時里正中正長與之冠帶裹帽也**歸來頭白還戍邊**還一作猶〔朱〕曰鮑明遠東武吟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韓駒〕曰古者及丁方

裹頭行後又歸來頭已白還又屯戍邊疆蓋言後使無已故也

邊庭流血成海水

【朱】曰後漢卧鼓邊庭主父偃傳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書血流漂杵楊子川谷流人之血

武皇開邊意未已

武一作我【朱】曰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

【彥輔】曰按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田】曰唐十道志有河東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河北爲山東

千村萬落生荊杞

【夢弼】曰廣雅落居也【彥輔】曰阮籍詩堂上生荊杞【師】曰甫意以武皇俞玄宗是時楊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爲將領漁陽突騎生事邀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玄宗殊不悔悟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

縱有

健婦把鋤犂[彦輔]曰健婦耕則夫被征伐可知古詩不能如沮溺相隨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蘇]曰漢末喪亂禾與莠俱滿壠畝人多迷昏東西莫辨[師]曰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一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況復秦兵耐苦戰[夢弼]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蘇]曰白起曰無趙勇敵秦兵勁銳耐戰戰苦不怯陣陣皆克勝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一作役夫心蓋憤[補註]年德之可尊謂之長者雖有所問勞徭役之夫安敢伸訴怨恨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關一作隴[彦輔]曰杜前言山東後言關西明無不用兵處也[鶴]曰通鑑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

吐蕃克五橋拔擕數城
縣官急索租一作縣官云急索【朱】曰霍光傳縣官
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縣官【要通】曰索色責切取也租稅從
何出【蔡】曰孔文舉曰兵革未止久旱苗槁州縣苦於徭役民既空虛租斂復何從出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關而之征民户消耗無
所從出況耕夫出征田業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信知生男惡【要通】曰揚
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驪山之冢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
用脯不見長城下骸骨相支拄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
隣得一作足【趙】曰曹子建詩萬里猶比隣【要通】曰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
孔云生男埋沒隨百草【師】曰生男人之所喜生女人之所賤此常理也

令以生男爲惡生女爲好盡男見充丁驅之戰塲沒草莽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鄰或時
相見此皆有所相感而激爲是言君不見青海頭[illegible]曰哥舒翰傳築神
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蕃密邇蘭部[趙]曰時
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洙]曰
蔡文姬詩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安仁關中詩肝腦塗地
白骨交衢[夢弼]曰公言古者蓋託之以興也新鬼煩冤舊鬼哭[夢弼]
曰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寵爲廣漢大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
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風賊悖讚
煩冤天陰雨濕聲啾啾聲一作悲[趙]曰啾字王逸楚辭註鳴聲也閒居

賦管秋歌而悲之【師】曰青海軍迫近吐蕃北邊地僻也昔文王濱枯骨當世歸其仁今玄宗憂眞吐蕃戰于青海兵敗死者不復收葬使新舊之鬼或寃或哭無所依歸其視文王之亡爲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爲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踵也

悲陳陶【鮑】曰天寶十五載十月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蘇】曰琯之敗唐傳作陳陶斜杜詩作陳陶未知孰是【夢弼】曰按房琯傳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縱火焚之人畜撓敗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孟冬十郡良家子〔集〕曰漢趙充國始爲騎上以六郡良家子〔夢弼〕曰良家子謂陝西民户團結精於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血作陳陶澤中水〔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詩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夢弼〕曰戰敗流血而澤水皆赤也野曠天清無戰聲曠一作廣清一作晴〔夢弼〕曰言不交刃而敗也四萬義軍同日死〔集〕曰房琯本傳云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纔數千不能軍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邪延思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慮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

皇變一朝陳陶下覆没十萬所出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羣胡歸來血洗箭 血一作雪 補註 趙曰羣胡歸來血洗箭句法好處正在血洗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

仍唱胡歌飲都市 仍唱一依撚箭

都人回面向北啼 [illegible]曰謂肅宗在靈武也

日夜更望官軍至 一作前後官軍若如此 趙曰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都人不顧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illegible]曰祿山焚劫暴虐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望官軍之句肅宗一舉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 [illegible]曰此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南軍楊希文所將乃

天寶十五載十月二十三日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 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謂冬夏常有雪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古樂府飲馬長城窟

黃頭奚兒日向西 希曰奚兒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類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夢弼曰奚兒胡兒也以黃蒙其頭即狐皮其色黃也

數騎彎弓敢馳突 趙曰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癸卯之敗也以兩敗各散而歸所以言日向西其餘散騎猶敢馳突以言其暴掠不改也我軍屯於青坂吐蕃以數騎來敢尒馳突所以誘而挑戰也匈奴傳力士能彎弓者盡爲甲騎

山雪河冰野蕭瑟 野一作曉瑟一作颯

青是烽煙白人

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夢弼]日王粲從軍詩道遙何是上左右望我軍
忍待明年莫倉卒[趙]日房琯戰於陳陶斜不利猶欲持重而牽於中官
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戚所以重傷之也[希]日西京雜記有倉卒客
無倉卒主人[夢弼]日蕃兵耐寒官軍所不堪胡人每秋冬入寇歎中國之兵不能耐寒時
肅宗已復兩京史思明祿山故將也連結吐蕃數入寇帝命郭子儀李光弼禦之屯軍於
青坂二人皆立大功不相統攝帝遣中官魚朝恩爲監軍使中官不知兵數趣戰時盛寒
甚官軍皆僵凍爲朝恩所督故至於敗甫意欲得明年冰泮何際而與之戰未爲晚也何
必倉卒冒寒驅人於萬死之地乎

新安吏

[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王洙]日乾元元年郭

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不立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衆出兵之後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棄師於敵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君臣豈不刺哉然子儀猶寬度得衆故卒美焉【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丁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夢弼】曰客甫自謂也【鶴】曰新安縣名唐屬河南府九域志云有二鄉茲其所以爲小縣歟喧呼聞點兵【洙】曰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帖一作符夜一作日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

城【夢弼】曰王城即東都也是時已收兩京安慶緒猶猖獗故帝命子儀守此地肥男有母送【夢弼】曰肥男言有母可恃也【補】【註】男之肥者爲有母送饋其食瘦男獨伶俜【朱】曰潘安仁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夢弼】曰伶音零俜普丁切伶俜單獨失勢貌瘦男言失其怙恃故至於伶俜白水暮東流【夢弼】曰言征夫無回期青山猶哭聲猶一作聞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卻見骨却一作即【夢弼】曰言毁瘠也天地終無情【夢弼】曰諭人君不見恤也我軍取相州取一作至【朱】曰時九節度圍相州而師潰也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蘇】曰吳起出兵不可輕戰賊勢難料歸軍星散營【夢弼】曰時九節度營相州師潰各散逍而歸營

壘也**就糧近故壘**〔夢弼〕曰自此以下皆美子儀善撫士卒也就糧言就賊之糧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依舊**

京〔夢弼〕曰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掘壕不到水**〔夢弼〕曰謂掘壕塹不甚勞民以盡其力也**牧馬役亦輕**牧一作者〔夢弼〕曰謂牧馬役不甚困民以竭其財也**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夢弼〕曰謂子儀所掌之兵皆動循法制而號令甚分明非若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送行勿**

泣血一作垂泣〔夢弼〕曰詩鼠思泣血**僕射如父兄**〔夢弼〕曰甫告送行者不須泣血僕射撫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慮而泣之乎〔趙〕曰至德三載子儀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元年拜中書令猶曰僕射蓋功實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補注〕子儀

享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夢弼〕曰潼徒紅切水名〔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爲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阨險是詩乃公歸京師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illegible]〕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illegible]〕曰閻用圖經城號鐵甕城呉孫權所築又世說曰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河水自龍門南流激華山而東故名潼關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詔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爲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翰爲賊所敗關門不守令復築城故云〔補注〕〔趙〕曰世

有號西清詩話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故也得互相備急此亦可笑小城睥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世說所謂若湯池金城無可及之勢而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若睥睨豈有萬丈之高乎蓋言其長垣耳借問

潼關吏修關還備胡修關一作築城要我下馬行夢弼曰要於霄切約也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戰格即夢弼曰列柵也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蘇曰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鶴曰李陵書曰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宋曰匈奴贊厲長戟勁弩之摵劒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

趄

哀哉桃林戰【蒙河】日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特險固不力戰因爲賊所乘自相蹴蹂是以敗績故甫哀之書武成註桃林在華山東**百萬化爲魚**【蒙河】日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補註】易則利戰險則利守持重守險古之良法哥舒翰逼於君命輕去潼關而戰故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蓋潼關於唐在華州之華陰桃林於唐乃陝州之靈寶接哥舒翰傳帝使使者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師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依山阻河既爲賊所勝是時軍自相鬭又棄甲而奔陷河死者十一二故有爲魚之喻**請囑**

防關將愼勿學哥舒【沫】日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番人多以部落稱始以爲氏翰至潼關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嶮峭北臨

冀河曰爲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擠排墜于河翰降於賊禄山僞署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爲書罪不死節後爲安禄山所殺【師】曰今肅宗旣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學之句

石壕吏

【夢弼】曰壕音毫城壕也石壕屬邠州宜禄縣即漢鶉觚縣地昔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鶴】曰觀急應河陽役之句當是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子儀斷河陽橋以餘衆保東京時作

暮投石壕村【補注】投謂投宿也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一作出看門【夢弼】曰言當時丁壯皆出戍在家唯婦女持門戶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

三男鄴城戍【洙】曰江淹飛蓋遊鄴城王粲歌舞入鄴城魏都也【[illegible]】曰按舊史
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爲鄴
郡乾元元年復爲相州二年而爲鄴城【夢弼】
曰時子儀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皆
敗而還鄴城戍謂抽丁圍守慶緒也 一男
附書至 一作到 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呂】曰李陵
曰陵豈偷生之士【夢弼】曰偷生
謂非久亦戰沒姑延殘喘而已 死者長已矣
【夢弼】曰謂一往而不反也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夢弼】曰謂
尚乳食也 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一作孫母未便出見吏無
完裙【夢弼】曰言其夫戰死無所依也 老嫗力雖衰【夢弼】曰嫗威遇切母也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illegible]】曰河[illegible]

東都也【師】曰三節度之兵於此以禦慶緒兵敗無丁可抽故老嫗請赴河陽之役以供炊爨而已

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别【補註】語聲絶則老婦已從吏去可知故天明子美獨與老翁别耳此詩雖捉人及更無人兩語雖若鄙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頭新安篇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絶遠者自不侔矣

垂老别

【鶴】曰乾元二年安慶緒爲史思明所殺而思明自河南分爲四道會于汴自是東京與鄭滑等州相繼陷沒而防守愈急此當是其年冬晚作【夢弼】曰按是詩之作以垂老名篇蓋古者五十不從征役文王之民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今使老者介胄不安其居固異夫文王之仁政也

四郊未寧靜郊一作方[洙]曰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垂老不得安[洙]曰垂臨老也子孫陣亡盡[蘇]曰衛隆曰吾宗世業儒值此離亂子孫不慣操戈陣亡皆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同一作聞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髓一作肉男兒既介冑[夢弼]曰禮介冑之士不拜長揖別上官[洙]曰酈食其長揖高祖[夢弼]曰嵇康結交書裹以章服揖拜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蘇]曰主父偃此行斷當不復歸矣吾吐詞與物多忤還聞勸加餐[夢弼]曰加餐強飯也老妻傷其衣單而寒勉其加餐恐其餒餓夫豈知此行乃是死

別必不獲歸尚何更憂其寒且飢耶古詩努力強餐飯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舊屬宜州後䝉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東入洛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拔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

一盛倏老

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

夢弼曰歎平聲太息也人生有

離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苦者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無復相見之期尤爲苦也是以臨歧遲迴不進而長歎誠非萬少時離別之比也鮑照詩臨路獨遲迴

國盡征戍一作東征烽火被岡巒【洙】曰蜀都賦岡巒糾紛鮑照詩

烽火入咸陽積屍草木腥【洙】曰晉天文志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蘇】曰衛紹累年兵戈不解積尸徧野草木皆腥狐驕馬肥流血川原丹【洙】曰楊子川谷流人之血原野厭人之肉何鄉爲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

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洙】曰曹植詩哀哉傷肺肝又顧念蓬室土【蘇】曰張約過金陵回首淚不能止心肝摧折【師】曰痛念國家急難征戍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獨安不加慮哉不敢盤桓義也塌然傷別仁也詩之

意不忘仁貞與義此甫所以幾乎風雅之作矣
[評]蝟徒盡反墮也三吏三別以出一時之
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乾兩語亦與眼枯見
骨月一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
非雅韻大抵此數篇用意大迫切而乏簡遠
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不厭譬若書
典謨之後而有殷盤周誥蓋至此時
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無家別

[師]曰甫詩言無家者蓋離別不成家詩爾[趙]曰梁權道編在至
德二載而詩云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谿殆謂天寶十四載乙未祿山反時調
役至乾元二年己亥爲五年又曰賤子
因陣敗正指九節度之師潰相州而言
王深父云先王子惠困窮考推其所不
忍違之於其所忍則天下無怨亂之兆
矣此詩何爲作乎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洙】曰喪亂園廬殘破也我里百餘家百一作萬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為一作委【趙】曰梁竦賢愚貴賤一死皆為塵泥造化豈有彼此之異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舊一作故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杜】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者○【蘇】曰王齊累日飢腸條悽覽瘦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薛】曰言田呈荒蕪人跡罕少惟狐狸爾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洙】曰四鄰所居之鄰近也人多死于征役所居者惟有一二寡婦爾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安一作敢【定功】曰戍卒歸來雖閭巷蕭條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上亦猶鳥之戀故

技不以窮捿而爲辭也 方春獨荷鋤【[illegible]】曰荷下可切負荷也【[illegible]】曰潘岳

見陸機日令天下三分兵戈騷屑吾當獨荷鋤山谷采芝朮養此衰朽不復有意於世間

事也 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台令習鼓鞞【[illegible]】

曰鞞與鼙同戰鼓也張景陽詩人聞鼓鞞聲【[illegible]】曰 雖從本州役內顧

無所攜【[illegible]】曰盧諶詩諺充本州役 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

迷家鄉既盡遠近理亦齊【[illegible]】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

君神者〇鄉皆歸盡【[illegible]】曰盧徒沉切【[illegible]】曰謝靈運詩家曰今吾近者唯止於一身比

之遠去者長年迷而不反家鄉各已蕩盡或遠或近其爲無家則一而已 永痛長

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illegible]】曰陳涉人言父母生我

不得力吾誠憑三尺逐秦鹿使羣兒詭日肴享富貴見函谷碑**終身兩酸嘶**

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藜【注】日傷不得養父母

留花門【注】日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日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爲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爲農桑害也葉護請留兵沙苑在至德二載此詩作於是年

北門天驕子門一作方**飽肉氣勇決**【注】日前漢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日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而已高秋馬肥健【朱】曰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挾矢

射漢月【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月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自古以

為患【朱】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

詩人厭薄伐【朱】曰周懿王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逐之而已脩德使其

來羈縻固不絕【朱】曰語遠人不服則脩德以來之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胡

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

此物【朱】曰王莽贊曰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除以待

聖人也

公主歌黃鵠［洙］日西域傳建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爲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日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窮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上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日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歌黃鵠

君王指白日［洙］日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今言指白日以爲盟約也

連雲屯

左輔百里見積雪［洙］日左輔馮翊郡也［趙］日此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爲害［雙溪］日酈道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出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日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尒如此則上文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煥

然長戟鳥休飛【蘇】曰呂布曰長戟霜戈爲亦不能飛度吳人何患邪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趙】曰時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沙苑臨清渭【希】曰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七里唐志同州雖不言謂水而同與華鄰華陰有渭渠自苑西引渭水泉香草豐絜【薦】曰王琴至渼陂愛其泉香草木豐秀遂編茅讀書精通三傳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一作滅設又作撇捩【夢弼】曰撇匹蔑切擊也捩練結切拗也上林賦奔騰撇烈胡塵踰太行【夢弼】曰行五郎切太行山名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夢弼】曰自太白山迤還至京室胡兵雜居其內供給諸犇賦斂愈急然天子不即遣之歸國使之淹留于此原野轉

加肅宗恐變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入其閫室自貽厥咎者也【朱】曰王深父留花門序云肅宗之復兩京藉回紇之師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信集中國之智力威一在賊豈有不足哉顧引寇虜入於心腹之地卒不免禍其社稷者僅耳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今詩云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接通鑒至德二載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入萬來降并師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朱】曰沈存中云延州今有五城【鶴】曰張說嘗為朔方軍節度大

徒往巡五城揩置兵馬設之所沿靈州靈輿廷俱屬關內道按舊唐史註朔方節度使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

迢遞隔河水

【趙夔】曰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十里

邊兵盡東征

【陳】曰左傳文六年知秦之不復東征

城內空荊杞

【陳】曰阮嗣宗詩堂上生荊杞【舊】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卒召吐蕃之禍然則是詩之作蓋先事而慮也【夔】曰思明正割河北高秀巖正西向宜以五城為念時諸將之兵皆務東討收復河北而不備其西以塞蘆子徒恃河水迢遞為限而城中空虛已生荊杞此非所以固國者也

思明割懷衛

【朱】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

十四載隨安祿山反河陽懷儁盡陷於賊秀巖西未已夢弼曰高秀巖哥舒
翰麾下將也後爲史思明僞河東節度使將兵方西猶未已恐乘隙而西略矣迴略
大荒來[illegible]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崤函蓋虛爾[illegible]曰項籍賛秦孝公據崤函之固[illegible]曰崤謂崤山今陝縣東
二崤是也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虛言其無備禦爾延州秦北戶
關防猶可倚爲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
薛大夫旁制山賊起岐一作頭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
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敗安祿山游軍夢弼曰甫意若曰延州捍蔽秦之北得萬人
控塞蘆子則思明秀巖不能西略又得薛大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遁而

去矣近聞昆戎徒〔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與思明連結入寇乘中國之亂為退三百里〔蘇〕曰蕭銑與衛人戰日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夢弼〕曰兩寇謂思明吐蕃也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閽敢一作能闔一作門胡行速如鬼〔夢弼〕曰帝閽天子之門胡兵疾速如鬼之行不可測知憑誰叫天子之門告於君上無不為二寇之所乘也〔洙〕曰時官兵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洗兵馬〔公自註〕收京後作〔鶴〕曰此詩當是乾元二年春作末云田家望望惜雨乾蓋二年春無雨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趙〕曰山東河北也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

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等降而諸郡盡復故云中興【夢弼】曰卞圜謂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報一作夕奏河廣傳聞一葦過【朱】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胡兒命在破竹中兒一作危【朱】曰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祇殘鄴城不日得【希】曰河廣指衛州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進攻衛州崔光遠拔魏州是時相州未復所以有不日得之句【補註】祇殘破鄴城不用多日計可以得之獨任朔方無限功【夢弼】曰陳陶斜敗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京師皆騎汗血馬【趙】曰皆騎汗血馬以言回紇騎胡馬之多【夢弼】曰賊既收復故諸將皆騎胡馬于京師以

獻其功也神異經西域大宛有良馬日行千里者日中而汗血回紇餧肉蒲萄宮【洙】曰餧肉出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則視回紇紇為虎以言強暴為患也【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三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已喜皇威清海岱【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夢弼】曰乾元元年二月安慶緒將以緇青降常思仙仗過崆峒【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曰海謂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請海岱而常思玄宗避賊幸蜀之際也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趙】悲壯少及○【黃】曰臨風對月足快人意關山者家鄉所在也【修可】曰周王褒燕歌

行云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蒙】日趙肅萬國兵華振動茹雄風之偃草木其悲聲非一【蒙解】日自天寶十四年至收復兩京凡三年矣笛謂胡笳也萬國諸侯各以兵會詩賊是時城郭宮室為賊焚蕩觸目惟草木而已肅宗三年暴露于外每听朔笳之音臨風對月痛念阻隔關山寧不思 上皇遠竄西蜀不獲侍甘旨之奉耶

成王功大心轉小

【箋】日乾元元年徙封俶為成王【蒙】【解】日是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帝命成王為元帥總九節度之兵收復之功雖大愈能小心翼翼不以功高自矜為可羨也

郭相謀深古來少

深一作猷相指郭子儀也【蒙解】日郭子儀以至德元年十二月率回紇敗祿山於河上唐官儀侍中中書令三省長官位一品眞宰相子儀時為中書令也

司徒清鑑懸明鏡

指李光弼【蒙解】日司徒

尚書氣與秋天杳【蘇】曰晏子歸謂諸大夫曰司寇氣論杳若秋天明月誰可量其遠近高下【夢弼】曰尚書指王思禮也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請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按集公有八哀詩哀思禮曰爽氣春澌灑與此氣與秋天杳其意同也或曰尚書謂僕固懷恩

二三豪俊為時出【夢弼】曰鶡冠子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

整頓乾坤濟時了【夢弼】曰謂天下清平道路無壅皆二三子之力也

東走無復憶鱸魚【彥輔】曰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羹鱸魚遂命駕東歸【夢弼】曰謂東適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

南飛覺有安巢鳥【夢弼】曰謂南達荊湖而民得以安居也古詩越鳥巢南枝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言不安也

青春復隨冠冕入【夢弼】曰言隨還

京師也乾元元年正月上皇授皇帝以傳國寶璽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補注】青陽之春復追隨冠冕而入朝**紫禁正耐煙花繞**【趙】曰紫禁紫宮之禁也蓋以紫微帝座得名【夢】【鄭】曰耐與奈同**鶴駕通宵鳳輦備**【[illegible]】曰按漢宮闕跡日白鶴太子之所居凡人不得輒入【魯】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補注】太子白鶴之駕通宵達旦爲鳳輦之備蓋將朝也**雞鳴問寢龍樓曉**【杜】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illegible]】曰文選王獻曲水詩序曰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註龍樓太子門名【夢弼】曰言

成王講晨省之禮也漢成帝爲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註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補註】雞鳴而起問安寢門之內直至龍樓之晚不敢自安也

攀龍附鳳勢莫當一作攀鱗附翼世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朱】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時攀附而立功者皆有思汝等豈知蒙帝力【朱】曰莊子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時來不得誇身強【批】事外句外常有餘力○【夢弼】曰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取富貴此特一時之際會也實出於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勇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此諷以軍功自有者也

關中既留蕭丞相【補】曰蕭何餉餽不絕糧道【夢】【註】曰賊平帝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也按唐書裴冕傳從太子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

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幕下復用張子房[illegible]曰高祖曰運籌帷幄之
中吾不如子房[illegible]曰復以張鎬爲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illegible]曰謂張鎬也[illegible]曰唐舊書蕭昕與張
鎬友善嘗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今玄宗擢鎬爲拾遺鎬
儀狀瓌偉好王霸大略房琯罷相鎬遂爲相徵起適遇風雲會[illegible]曰
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扶顛始知籌策良[illegible]曰語顛而不扶[illegible]
[illegible]曰蔡寬夫詩話曰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時爲相收復京師不聞別有奇功但有
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爲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一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豈史氏或
有遺耶青袍白馬更何有[illegible]曰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

練[illegible]曰俞祿山之亂已平矣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渦陽之敗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

後漢今周喜再昌[illegible]曰謂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

寸地尺天皆入貢[illegible]曰法黃庭經寸田尺宅可治生語[illegible]曰顏延年歌亘地稱皇鑿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王

地奇祥

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illegible]曰立希範書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

復道諸山得銀甕[illegible]曰禮運山出器車註器車謂若銀甕丹甑[illegible]曰顏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隱士休歌紫芝曲[illegible]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四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

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
肺山詞人解撰河清頌【王】每有見讚日鮑照元嘉中河濟俱請
當時以為美瑞鮑照為河清頌【陽】日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水蓋收京之
實事也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日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淇上健兒歸莫懶日時思明餘黨未殄衛
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城南思婦愁多夢【朱】日詩婦
嘆于室日城南謂長安之城南陸士衡詩東海有思婦長嘆脫幽關安得壯
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批】此詩對律甚嚴而春容醞籍
○【蘇】日蜀相劉文靜日方今鼎足宇宙鑊居黎氓烏得五丁壯士挽回天河洗滌天下之

甲兵車書一同凶器長不用皇天后土豈不
知區區之誠哉孔明賢之【夢弼】曰劉向說苑
武王伐紂風霽而乘大雨散宜生諫曰比非
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甫意謂和氣未董
陰陽錯忤當春種之月猶有甫乾之歎城南
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無憂故云安
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黃常明詩話云賈
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綿歷
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
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安得壯士
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又安得務農息戰
鬬普天無吏橫索錢及慎勿吞青海無勞問
越裳犬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願戒兵猶火
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
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言隙
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
皆然

往在　鶴曰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還罷已之念故此詩云一朝自罷已萬里車書通盖述當時之事也當是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時　夢弼曰西京長安也　胡来滿形宫　魯曰胡禄山也　趙曰形宫天子之宫也　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紛魯空　洙曰繐帷廟中素帷也　夢弼曰繐音恴魏武遺令吾於銅雀臺張繐帷　夜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　洙曰疢心心如有疾也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葬　夢弼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禄山既隕兩京焚燒九廟神主化為灰燼誠可痛心也　合昏排鐵騎　希曰魏志註曹公列鐵騎五千爲千里陣　夢弼曰禄山所領之師薄暮排列皆漁陽鐵騎也　清

旭散錦驝鄭曰驝亡東切驢子也夢弼曰旭吁王切明也驝一作幪鞍帕也謂號分散則以錦幪覆鞍也古樂府紫騮馬曲金鞍覆錦幪賊臣表逆節一作帥相賀以成功夢弼曰謂既破京師賊臣以逆非順可謂逆節祿山僭即帝位旌表逆節之臣遂行朝賀自謂成功何其謬耶主父偃傳逆節萌起是時妃嬪戮夢弼曰是時玄宗幸蜀妃嬪諸王公主皆不知是以爲祿山所屠也按明皇幸蜀記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連爲糞土叢夢弼曰叢聚也謂聚爲糞土也王昭君詞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當宁陷王座夢弼曰王座帝座也門屏之間曰宁今爲賊所陷也記天子當宁而立白間剝畫蟲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之列錢張詵註曰

白間總此白以塗之畫以鐵之猶言綺疏青瑣之類【夢弼】曰白間謂襯衣也畫蟲畫雉以飾之不知二聖處【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夢弼】曰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楹角欻穹崇【洙】曰楹角廟楹也魯冊楹刻桷【夢弼】曰欻許忽切穹崇高貌謂肅宗已還京營葺宮廟棟宇忽然高大也故老復涕泗【夢弼】曰詩陳風涕泗滂沱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祠官樹椅桐【夢弼】曰椅於宜切梓屬祠官謂宇祠之官種植椅桐之木將伐爲琴瑟之用以復興禮樂也詩樹之椅桐爰伐琴瑟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洙】曰時屢喪亂國力凋敝雖未及未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雄矣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趙】曰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大

廟有事于南郊也

徽軀忝近臣〔黄〕曰甫爲拾遺故稱近臣景從陪

羣公〔夢弼〕曰景讀爲影從才用切謂天子祭郊廟甫忝與助祭與羣公陪位如影之

從形也西京賊千官景從〔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

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圜立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是年四月癸卯朔

甲寅是爲十二日不應言春疑有誤王洙云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閬中無

容更領陪祀登堦捧玉册〔夢弼〕曰玉册天子册告之文也峩冕聆

金鍾〔趙〕曰聆蓋言聆金奏也峩冕聆金鍾則奉祠者具法服也侍祠恧先

露〔洙〕媿死者也掖垣邇濯龍〔夢弼〕曰後漢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宮〔趙〕曰

得預其事者爲榮其有合預侍祠而不幸先露所以慙恧矣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

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夔】曰原
女六切懈貌先賢謂是時宗廟之制未備已
前侍祠之臣暴露無處行禮權倣
濯龍池左右掖垣是可懈羞也
天子惟孝孫【批】無味
五雲起九重【洙】曰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趙】曰天子指代宗自此下言宮廟遭祿山吐蕃變亂故曰翌豆腐膻肉罘罳行甬弓【夔】曰宋玉九章君之門九重
鏡奩換粉黛
翠羽猶葱朧【趙】曰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節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夔】曰奩音廉鏡匣也後漢陰后傳明帝上大后陵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翠羽羽扇也帝拜陵寢因新換鏡匣羽扇足見其恭謹也
前者厭羯胡【洙】曰明皇時祿山陷長安
後來遭犬戎

[洙]曰代宗時吐蕃陷長安俎豆腐羶肉腐一作羶罘罳行角弓

[趙]罘罳下著角弓頗無意謂○[夢弼]曰罘房尤切罳新兹切俎豆腐羶肉謂汙漫祭器罘

罳行角弓謂操弓矢狼籍宮廟也[蔡奇]曰漢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崔豹古今註云

罘罳屏也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註罘罳謂

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

護雀網爲罘罳余謂段說爲長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

驅誥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夢弼]曰將去聲

元元歸始終[夢弼]曰西極指吐蕃山東指祿山餘黨甫意欲掃空盜賊之巢

穴申布大一命令驅其殘黨詣於京闕寄通王化庶幾主將曉識逆順之理元元之民始

終得有所歸爲王之臣也也一朝自罪已[通]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萬里車書通[余通]曰中庸天下書同文車同軌[憂]曰天子於是當王罪已之詔痛自刻責然後書同文車同軌也鋒鏑供鋤犂[憂通]曰銷兵刃以爲農器也家語鑄劍戟爲農器征伐聽所從伐一作戍[憂通]曰所謂罷征戍之役聽其從便也冗官各復業[蘇]曰黃忠放冗官瓊材盡歸農業免虛耗府庫[憂通]曰冗而龐切散也冗官沙汰俾各復其業也土著還力農[憂通]曰著直略切土著失業之民俾之還歸力耕也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爲本君臣節儉足[憂通]曰君臣節儉以足國用也朝野懽呼同呼一作娛[憂][通]曰朝野之間共享懽樂也張景陽詩朝野多懽娛中興似國初似一作迷[憂通]曰中

典之功有如高祖也繼體如太宗【夢弼】曰繼體守文有如太宗也端拱
納諫諍【蘇】曰趙襄子請贊端拱開納諫諍許直之臣和風日沖融
赤墀櫻桃枝【希】曰梅福傳陛赤墀之上應劭曰以丹漆泥塗殿上也隱
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垂無窮【趙】曰言薦櫻桃
奉宗廟無所窮極也【夢弼】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註櫻桃也漢惠帝出離
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京都不
弄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夢弼】曰號平聲老去
著飄蓬【□】雖大篇無甚肉地如天子惟孝孫曰元元歸終始一秘牽補未更衰乏口
【歐】曰使京都莫挑涇渭之民頗豁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甫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

故自傷也

青絲[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當是廣德一年作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趙]曰南史侯景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師]曰謂祿山反[希]曰蓋以侯景比僕固懷恩以懷恩誘吐番回紇入寇故曰且逐風塵起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夢弼]曰疑指南山羣盜也不聞漢主放妃嬪[洙]曰誅貴妃也[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為言也不聞謂言不聞乎近靜潼關掃蜂蟻[趙]曰此公戒約麤豪子之辭[師]曰哥舒翰為賊所破陷兩京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世]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成類如此

可歎子美猶始祖也至放翁厭矣吾題吾說於此亦自厭矣○【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蔡】曰按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相聚為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討之所以有殿前兵馬破設時之句【師】曰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羣盜望風而敗【鶴】曰懷恩以永泰元年三月死于鳴沙蠢粉之語驗矣【夢弼】曰莊子子焉蠢粉矣乎

未如面縛歸金闕如一作知【洙】曰欲其歸降天子也左傳許子面縛衘璧

萬一皇恩下玉墀【趙】傷哉㊉【洙】曰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趙】曰教以悔過歸命庶幾皇恩寬宥之也

近聞【鶴】曰詩云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颯秋雲高蓋言關隴無吐蕃之亂當時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定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時作

近聞犬戎遠遁逃[洙]曰說文解字曰赤狄本
犬種也故字犬子曰匈奴聞
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
遁逃[趙]曰犬戎指言吐蕃也牧馬不敢侵
臨洮[宋]曰臨洮郡名賈誼過秦
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謂水逶迤白
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趙]曰京兆有謂南縣
華州有謂津關隴山
按唐志在謂州西南隴山有六盤關西北五
里有吐蕃會盟壇今謂水逶迤與日俱靜隴
山蕭瑟共雲自高
則可見其無事矣崆峒五原亦無事[鶴]曰崆
峒山古
原州岷州五原謂鹽州此亦指關
隴而言時吐蕃歸國故日無事北庭數有
關中使[宋]曰言通和也[趙]曰突厥通好也或
曰回紇等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其
說亦是[夢弼]
曰數色角切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

難棄〔夢符〕曰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
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
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鶴〕曰通鑑與新舊
史皆云永秦元年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
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吐蕃使亦云而
皆不載請和之辭意是復來求親而史失書
之〔夢弼〕曰唐書贊普遣名悉獵奉表言甥先
帝稱舅顯親也爾雅釋親妻之父爲外舅郭
璞註謂我舅者吾謂甥然則亦宜乎
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

漁陽〔鶴〕曰按史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寇
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爲關内
兵馬
元帥

漁陽突騎猶精銳〔趙〕曰漁陽猶雍王所統之
兵也〔洙〕曰光武曰吾聞漁
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希〕曰晁錯傳輕車突
騎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赫赫雍王都節制都一作前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閬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爲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薛〕曰李靖西羗犯塞若不深入虜庭擣其巢穴寔非高計

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

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朱〕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時兵積穀〔趙〕曰此舉往事以儆警之也言祿山初爲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無咎〕曰祿山時兵聚糧防敗則守之一日戰敗死於慶緒之手果何費十萬兵攻取之乎雄武不可恃以自固也此詩譏當時不

能經略全燕也

黃河二首〔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羣謂吐蕃入寇舊註謂祿山非也黃河西岸是吾蜀嚴鄭公軍也謂當狗之戰舊註謂明皇肅宗非也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鍾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椎鼓鳴鍾體面如此至使胡人動成羣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於禦之也李陵重報蘇武書云吟嘯成羣聽之不覺下淚

黃河西岸是吾蜀西一作南欲須供給家無粟願

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趙】曰此篇憫蜀人困於供給而終之以願君王之無後靡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掠廣州今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則詩當作於大曆二年

自平宮中呂太一【洙】曰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人所笑也【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覽拾遺晁

有呂寧為太一宮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張休而叛乃號太一非人名官號也【鶴】曰石林燕語云宮觀置使自祥符始蓋自王公旦為玉清昭應宮使也元祐間方有太一宮使而師云拾遺有呂寧為太一宮使疑唐未有此官號且史書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既曰市舶使不應更以太一官號為稱又几書反者皆以名不以官此當是名太一

收珠南海千餘日【師】曰廣連蠻洞守官不務懷輯則羣蠻相率而叛珠璣犀象翡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几三載矣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戍一作伐【師】曰羣蠻近來貢獻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妄舉兵征討此羣蠻所以不復來貢矣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時一作常【師】曰唐太宗之

時應溪蠻來歸者皆封刺史不以時朝不比内諸侯姑務羈縻而已【鶴】曰按唐志嶺南道厥貢金銀孔翠犀象而諸州貢翠羽者驩桂交欽四州而已唯驩併犀角貢之自平呂太一之後所供近又稀少蓋以干戈復密蠻豪復搖是時桂州山獠反故也舊史大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遁去新史亦云所以有蠻溪豪族小動搖之句

逢萊殿裏諸主將 裏一作前【夢弼】曰長安志蓬萊殿在紫宸殿 才如伏波不得驕 【趙】曰言彼輩才如馬伏波可以辦征南之事而輙不得驕悍也【師】曰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慢悖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爲伏波將軍羣蠻畏服

歲晏行

【鶴】曰詩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當是大曆三年

次岳州作按舊史大曆二年十月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彥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鶴〕曰漢五行志女童謠曰檿弧箕服師古曰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茲云桑弓蓋以檿爲之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洙〕曰穀貴則傷民穀賤則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洙〕曰言在位者不知爲政但厭酒肉而已〔彥輔〕曰聚斂太重杼軸不作而茅屋爲之空虛也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發政偏失也楚人重魚不重鳥一作肉【蘇】曰風俗通云吳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汝休枉殺南飛鴻【希】曰管子桓公曰六鵠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又楚辭鴈雝雝而南飛比詩之意亦似王符傳所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而皇甫規問鄉在郡食鴈爭況閒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朱】曰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時民力困故於是有鬻男賣女以還租庸調者【黄】曰別賦割慈忍愛離鄉去里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許一作來【朱】曰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刻泥為之最易得【黄】曰刻泥謂

刻泥作摸也好惡不合長相蒙〔夢弼〕曰言上下相蒙蔽無復糾察也爲政如是安得萬物不離亂乎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

何時終〔洙〕首尾痛徹予美晩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本說射爲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因及私鑄私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不以爲戒也

蠶穀行〔鶴〕曰詩云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當是大暦三年荆南作去年與其年周智光反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挂州山獠反商州幽州兵馬使並反揚子琳又陷成都亦可謂天下皆用兵也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洙〕曰時盜賊充

片天下皆用兵也爲得鑄甲作農器【修可】曰家語載回日回顧得明王聖主輔相之使鑄戟以爲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韻】曰烈士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蚕無所成而則滂淚滂沱今也見牛耕而男穀蚕成而女絲則喜而行歌焉【師】曰時寇盜蕭天下男廢耕女廢織哉傷今而思古也

折檻行【要義】曰漢成帝師安昌侯張禹朱雲願請上方斬馬劒以斷佞人頭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殿欲斬之雲攀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辛慶忌以死爭上意乃解後欲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故後世殿檻皆曲以象折檻也今甫此詩獨致意於

正觀開元之君臣也【劉】曰詩云白馬將軍若雷電當是指祿山作亂尋爲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四月入朝五月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皆杜鴻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路當時在庭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朱雲傳註云檻軒前欄也賦此詩在荊南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朱】曰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爲秦王既平天下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耳題爵士命褚亮爲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饍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朱】曰時方貴武而賤文也【劉】曰青襟胄子

謂國子生皆子二字本出於書[定]曰魏龐
德每戰每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
常乘白馬羽軍呼謂白馬將軍若畱罷則言
馬之與龐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處贄無
此千載以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注]曰左
太中魏都賦階楯嶙峋註嶙峋高也
[音]曰嶙離珍切峋思遵切深崖皃
婁公不
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注]曰婁師德宋
璟也言互以正
救爲爪張嘉貞亦璟爲相閱堂擬見其危言
讜議未嘗不大聲歎息也[注]曰追想太宗
之容納直諫也容齋二筆云杜詩折檻行千
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
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
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
何得系章臣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
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其

亡乆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妻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妻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

天邊行【鶴】曰詩云十年骨肉無消息當是永泰元年在成都作是年五月公下忠渝此詩未下忠渝時所作詩又云洪濤滔天風拔木永泰元年三月大風故耳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蘇】曰陳秀謂詒西平秋月自嘆鴻燕皆歸天邊老人尚困逆旅悽愴

隴右河源不種田

胡騎羌兵入巴蜀【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則入巴蜀矣【鶴】曰隴右巴蜀俱已爲胡騎羌兵所有胡騎指吐蕃羌兵指

党項羌渾奴剌之類洪濤滔天風拔木【夢弼】曰喻天下兵革不寧民罹墊溺之患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前飛秃鶖後鴻鵠【趙】曰鶖音秋水鳥也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師】曰甫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亂歸鄉不得寧不悲傷時吐蕃分爲三道入寇一自隴右一自河源一自巴蜀田畝廢而不耕蜀中騷動故甫思欲附鶖鶬鴻鵠奮飛以歸鄉蓋有所不得也【鶴】曰天寶十四載乙未以避賊與骨肉相離至永泰元年乙未已恰十年時公爲在東都骨肉殆指弟而言

大麥行【鶴】曰詳考詩中之事當是寶應元年成都作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夢弼】曰後漢桓

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答之詞甫之是詩意原於此

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

〔宋〕曰集壁梁洋皆蜀地州郡名〔師〕曰集壁梁洋四州名時吐蕃入寇四州之民皆奔竄山谷署鐮穫麥惟羌與胡而已〔趙〕曰鮑明遠東武岑腰鐮刈葵藿倚杖救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作千入去**部領辛苦江山長**

〔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過賊衛突江山蹇遊士卒至有介冑生蟲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

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

〔夢弼〕曰為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苦戰行

〔鶴〕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反陷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

云去年江南討狂賊當是寶應元年作

昔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夢弼】曰馬將軍謂馬璘也【鶴】曰按舊史馬璘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新史云十一年卒於軍中則璘之死在公後大七年無容先有此詩且新舊史未嘗至蜀平子璋亂馬將軍疑是謂馬巳州也公別馬巳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盖去年段子璋反脩遂州綿州意馬巳州領兵會攻之爲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夫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以此知其爲馬巳州而作【趙】曰伏波漢馬援也

干戈未定失壯士【蘇】曰牛繒戰死張先冀曰天下未安兵戈尚爾遂失壯士

使我歎恨傷精魂【蘇】曰山濤曰嵇中散就誅使我失精神歎

憤而已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侖】曰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送別江上今其人已死矣故有感而作別時孤雲今

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師】曰甫與馬將軍訣把臂今傷其死悵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思其人而淚下橫胸臆也

去秋行【魯】曰時段子璋反於東川也【鶴】曰詩云去秋涪州木落時又云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當是寶應元年作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蘇】曰王宏見陸遜曰彼陣前臂槍走馬往來返逐者誰家小兒得如此後偉到今不知白

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夔】曰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

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遂州城中漢節在

【洙】日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

遂州城外已人稀

【鮑】日上元三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漢節在【蘇】日子璋陷遂州意馬巳州領兵會攻之爲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云漢節在又上句云部曲有去皆無歸子璋以上元二年四月反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臣誅【趙】日意兵取續而死亡者多故有巴人稀之實

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光祿坂行

【鶴】日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亂道路不通與此詩所言合當是寶應元年作公時在梓州【夢】【修】日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老時淸猶茹芝【注】甚自重○上【蘇】曰漢初老四皓也龐德公云時淸物阜吾亦茹芝术【趙】曰商山四皓避秦之亂方漢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客從

客從南溟来遺我泉客珠【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歛無【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為血矣猶慮公家之徵歛而無以供之【師】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歛而索其所無有之物詩云

俾出董叔是也【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爲是而作也

白馬【鶴】曰詩云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當是大曆三年荆南作

白馬東北来【夢弼】曰按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乃潭州公自南而北言之則所見之馬爲北來也明矣 東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商一作傷【洙】詩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鮑】曰商於乃張儀欺楚王之地楚世家註商城在於水中即商州也舊屬楚【蔡伯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爲臧玠所殺公自潭州如長沙而逢亂也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故云【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在魏州與此潭州之亂不相干斷不可取【鶴】曰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

仲卿此詩為仲卿作也詩云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馬上郎指仲卿謂仲卿已死而徒有馬負空鞍也舊註何不考而徒為紛紛之論

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夢弼】曰屈原九歌哀郢篇涕淫淫其如霰江文通雜詩握手淚如霰

三絶句【鶴】曰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自閬州赴成都時作徒戚於舊次及鶴註以前年渝州殺刺史為段子璋隋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為徐知道反詳考詩中事當是大曆三年作見註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師】曰安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下以反杜鴻漸討下之又部李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

平之【鶴】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屬山南杜
鴻漸平吳彝揚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
三年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夢弼】曰劇
甚也兩川盜賊乘隙而起甚於豺狼甫是以
有吳楚之遊也學材新編云子美杜鵑詩前
四句或者謂是題下註此論殊非子美又有
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正與杜鵑詩相
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蘇】曰十道志云
駱谷道西南界入洋州路屬盩厔【趙】曰
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自說
二女齧臂時【夢弼】曰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迴頭却向秦
雲哭【夢弼】曰師古云祿山亂百姓隨玄宗入
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饑

困蜀亂勦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
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音訓】曰驍堅堯切縱暴略與羌渾

同閒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師】曰吐谷

渾西羌之種也殿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
伐罪以吊其民秋毫無擾時天子命陸雚以
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横
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総之
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殿前之兵擾動
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吊民伐罪者乎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四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五

時事下 邊塞 將帥 軍旅附

律詩四十四首

巴山 鶴曰此詩廣德元年十一月公在閬州作閬居巴子國之中故曰巴山所謂臘月巴江曲是也代宗以是年十二月還京而此云乘輿恐未迴故知其爲十一月作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 峽一作陝 盜賊還奔突

乘輿恐未迴天寒召伯樹 夔註曰詩甘棠美召伯也 地闊

望仙臺 夔註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狼狽風塵

裏羣臣安在哉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詩云胡虜潛京縣謂安史本蕃種又云花門騰絕漠謂迴紇助討賊收京當是至德二年作詩又云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按史至德二年閏八月丁卯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則此詩九月作盖是月方與賊戰也

胡虜潛京縣虜一作騎[趙]曰至德二年子儀以朔方兵討安慶緒于澧水慶緒奔于陝郡此之謂潛京縣京縣者京師之縣也鮑明遠何陽視縣京

官軍擁賊壕[夢弼]曰壕胡刀切城壕也言王師已臨賊境也

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夢弼]曰喻賊勢之必敗也[朱]曰鼎魚穴蟻言雖假息終不能逃死[趙]

日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曰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從掐中出緣登竈蒋山道士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濟]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白倫曰切以音侯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

帳殿羅玄冕 [翰]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幅繡帶爲殿也[述]曰玄冕卿七夫之服言羅者羣臣侍之不一也

轅門照白袍 [銑]曰周禮以車轅爲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愛濟]曰言將士之勇銳也

秦山當警蹕 [述]曰肅宗在鳳翔也

漢苑入旌旗 [述]曰漢苑上林苑也[愛濟]曰謂衛兵往長安也漢儀註凡養鳥獸者通名爲苑

路失羊腸險 失一作濕[愛][濟]曰言賊不

能守其險阻也【朱】曰羊腸坂也在太行天下之險也【趙】曰慶緒弒父之年光弼敗其衆于太原郡今社公所謂羊腸者指大原非太行山也【沈】曰皇甫謐地書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鶴】曰太原嵐州有羊腸坂石磴縈回若羊腸焉此云羊腸當是指肅宗自靈武次鳳翔所經之路若羊腸坂之險耳非指太原也

雲橫雉尾高

【趙】曰天子所居雲橫其上黄帝戰于涿鹿之野上常有雲氣【夢弼】曰雉尾扇也言天子儀仗之盛也崔豹古今註殷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雉羽即縟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

五原空壁壘

【批】五文本不可省與花溪同⊙【朱】曰五文原地名近長安時賊退敗故壁壘空【趙】曰長安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正得原謂之五原舊註謂五原文原非是【鶴】曰五原屬鹽州僑治靈州貞觀元年州省縣隸靈州二年復置州治天寶元年更

郡曰五原謂肅宗即位於靈武今次鳳翔漸可還京所以五原空存壁壘若如趙註則長安有六原矣

八水散風濤

【朱】曰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灞五澇六滈七灃八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趙】曰言風濤止息之意【夢弼】曰戴延之西征記關中八水脉絡秦川襟帶京邑

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

【夢弼】曰遊魂言賊雖生而魂已徂矣始欲輩殄滅姑少寬貸之也魏明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為伍

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趙】曰賊窘則乞降黠則尚詐今安賊既為官軍所臨蹙勢如是不可得也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

【趙】曰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之往收長安是為代宗也以司空郭子儀副之太公六韜有豹韜也

前軍蘇武節

軍一作旌【朱】曰蘇武至海上杖漢節言前軍皆

守節之士【夢弼】曰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爲前軍　左將呂虔刀【洙】曰晉書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三公可佩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言左將皆輔相之才【夢弼】曰或謂李嗣業嘗爲左陌刀將　兵氣回飛鳥【趙】曰言氣之凌貫可彗飛鳥回也回如回天之回　威聲沒巨鼇【洙】曰威聲雄重【趙】曰巨鼇屓贔之物威聲所加乃至沒之比狂賊懾服之意　戈鋋開雲色【洙】曰東都賦戈鋋彗雲註矛[illegible]也　弓矢向秋毫向一作尚【洙】曰秋毫言極末也弓矢向言雖微必中　天步艱方盡【夢弼】曰言艱難之運至此盡矣詩小雅天步艱難　時和運更遭【夢弼】曰言時和繼之乃否極即泰也　誰云遺毒螫遺一作貴螫一作蠆【洙】曰兩京賦蕩亡秦之毒螫遺

無遺也〔夢弼〕曰蝥音蟊行毒也言賊汰掃盡無留其餘種也**已是沃腥臊**〔洙〕曰如以湯沃去腥臊也漢書蠻夷腥臊**睿想丹墀近**想一作思〔趙〕曰言車駕有可遠之勢也丹墀者以丹塗墀上**神行羽衛牢**〔趙〕曰神行天子之行也羽衛葆羽之衛牢則安而無警也**花門騰絕漢**〔夢弼〕曰花門乃回紇也〔洙〕曰燕山銘經磧鹵絕大漠**拓羯渡臨洮**〔夢弼〕曰羯謂安西也按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十道志洮郡皆吐谷渾所處**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夢弼〕曰時用朔方等兵故回紇安西感唐恩德騰渡而來助唐討賊然係羸之俘何足數也〔趙〕曰言其喜來効順也羸俘者惡羸之俘爾**鋒先衣染血**〔洙〕曰太宗平劉武周躬臨

矣石血蟣兩袖騎突劍吹毛〔注〕曰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喜覺
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補注〕釧樞絹切臂鐶
也只待獻香醪只待一作準擬〔批〕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注〕
曰董卓傳呂布殺卓馳賫赦書以令官階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
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夢弼〕曰此與呂布殺董卓時事略相似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鶴〕曰今云行在所是至德二載夏公自賊
營逃至鳳翔行在所時作此詩當在喜官軍已臨賊境前

西憶岐陽信〔洙〕曰岐陽在鳳翔西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鄭〕曰十道志岐陽
漢扶風杜陽之地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

寒灰【夢弼】曰著跡略切置也肅宗馳蹕鳳翔甫陷賊中憶帝引領西望無人從帝所來不得消息是以眼穿心死也【洙】曰庚桑楚曰心若死灰別賦骨肉悲而心灰霧樹行相引霧一作茂【師】曰言甫冒霧露奔行在蓮峯望或開或一作忽【[illegible]】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〇【趙】曰華山有蓮花峯【夢弼】曰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韓退之有詩云大華峯頭玉井蓮是也【趙】曰一作連峯謂華州蓮花峯也非是豈有却過長安之東經同華州之境而來乎當以連山爲正鮑照詩連山眇雲霧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洙】曰奔走憔悴故所親驚其老瘦漢書【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也

愁思胡笳夕笳一作樂【批】不待下句。【朱】曰言陷賊久厭胡笳也【夢弼】曰笳君牙反胡人捲蘆葉而吹曰胡笳謂陷於賊夜聽其聲而愁也淒涼漢苑春【趙】曰雖春淒涼言戎敵也【夢弼】曰追思苑中景物經兵火而荒涼也生還今日事【朱】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日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問道暫時人【批】五字可傷即旦暮人耳暫時更警。【夢弼】曰間去聲隙也【朱】曰間道言何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師】曰暫時人言不敢具性命也司隸章初覩【批】此情如何。【朱】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夢弼】曰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於司隸南陽氣已新【朱】曰後漢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

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日氣佳哉欝欝葱葱【黄】日此二句指肅宗中興也**喜心翻倒極鳴咽淚沾巾**【批】此豈隨人憂樂語○【師】曰樂極則哀繼之此詩入抑揚之意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批】獨行中路間關憂患累百言不自怨者一見垂淚●【夢弼】日楚辭私自憐兮何極**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洙】日太日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夢弼】日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水經註太白山南連武功山夏宿雪其上故名【洙】日録異記日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王常有紫氣覆之【鶴】日武功屬京兆公云至鳳翔則喜近京兆漸可以還京師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批】只影靜

心蘇字無日跋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它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文不知前人已言公〇【朱】曰公入朝鮮當途之交故言影靜心蘇言憂釋而心清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内增七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鶴】曰嚴助傳奉千官之供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朱】曰謂如周宣漢光武時唐有安史之亂故云

收京三首【鶴】曰此詩梁權道編在至德二載然第三首又似乾元元年作意二篇非同時作也

仙仗離丹極【朱】曰謂大駕出幸也妖星照玉除【朱】曰晉天文志

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冂口地
搶五曰天攙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
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攙彗十二曰
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
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
曰長庚二十曰四塡二十一曰地維曹子建
曰凝霜依玉陰除階也
[師]曰言祿山陷京闕
須為下殿走
[批]舊嘗
不蒲此
語以收京言
之尚可耳
不可好樓居
一作得非羣盜起
難作九重居[朱]曰
世說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謂遭亂也[趙]曰
封禪書仙人好樓居今公以仙人比天子也
[師]曰玄宗好神仙
故有好樓居之句
暫屈汾陽駕
[朱]曰莊子堯
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釋文云汾水
出太原[夢弼]曰言肅宗親征也
聊飛燕將書
[夢弼]曰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
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

解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金謂此以言京師不勞兵戰而車駕可復有若魯仲連之飛書於燕將而聊城自下也

依然七廟略【趙】曰兵謀謂之廟略筭謀於七廟之中也【師】曰謂復立宗廟也

更與萬方初【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希】曰嵇康養生論曰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批】沈痛欵厚讀之墮淚○【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御丹鳳樓下制云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云云十二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此所謂哀痛之詔也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

高帝時戚夫人以寵將移重太子呂后用張
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
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
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鮑]曰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
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公云羽翼懷商
老文思憶帝堯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
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玄宗傳授猶堯授舜也
叨逢罪己日[洙]曰罪己詔也
霑灑望青霄霑灑一作灑涕[蘇]曰青閨翁曰秦鹿未息四海如斯終月灑淚
沾衣仰霄漢而已[師]曰今觀肅宗能刻責奮厲猶有所仰望也
汗馬收宮闕[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春城鏟賊壕[夢弼]曰鏟楚戟切言削平賊城也
賞應歌杕杜[洙]曰詩杕杜勞還役也
歸

又薦櫻桃 歸一作福【批】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〇

【味】日禮記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櫻桃也或謂廣平王俶郭子儀與朔方安西回紇諸軍以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十月肅宗至自靈武而今詩云春城鏟賊據歸又薦櫻桃何也意此篇期以三載之事如此不然乃乾元元年作賞應歌杕杜謂應云者未為而當為也元年二月丁未果賞成都靈武危從功臣三品已上與一子官五品已下眞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與改轉歸又薦櫻桃謂明年可親享太廟果元年四月九廟成迎神主入新廟上親享九廟是假仲夏薦含桃之義以明親享也

雜虜橫戈數 數一作繫【鶴】曰謂回紇吐番諸外夷叛服不常也

功臣甲第高 【味】日武帝為霍去病治第宅也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因緣治宅甲諸第【鶴】日楊盈

川碑云匈奴未滅甲第何高**萬方頻送喜**〈夢弼〉曰言獻捷也後漢班超傳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無乃聖躬勞**〈杜〉情至蕩然喜有未極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及語左右有朱○〈師〉曰此聖主之勞勳人臣不宜貪大功以爲己力諷之之辭

△**收京**〈鶴〉曰既題爲收京又詩云衣冠却扈從車馬已還宮則是廣德二年十二月作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夢弼〉曰犬戎指吐蕃也**衣冠却扈從**〈杜〉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者無不可舉**車馬已還宮剋復**

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遺憤〔鶴〕曰詩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當是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再盟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敎吐蕃於靈臺西原萬計又破之於涇州於是回紇胡祿督等二百餘大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卜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爲可憤也詩云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可謂身在江湖而心存王室也

聞道花門將〔師〕曰回紇之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趙〕曰長安也誰復總戎機戎一作兵〔夐逌〕曰木蘭詩萬里赴戎

機

蜂蠆終懷毒〔朱〕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蘇〕曰武黨廟記張良謂蕭何曰黥布輩如蜂蠆逐時暫親近人其懷毒之性不革**雷霆可震**

威〔朱〕曰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趙〕曰大意以回紇助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難制欲早加威以絕止之**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朱〕曰時回紇恃功陵暴此詩之作蓋有所警也〔師〕曰回紇以兵助討賊其後恃功縱驁故蜂蠆終懷毒欲帝震之以威無使彼再陷京闕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指禁中也

西山三首

〔鶴〕曰詩云雨雪閑松州州當是廣德元年十二月松州被圍時作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朱〕曰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築**

城依白帝依一作連**轉粟上青天**洙曰白帝城在夔州此西山詩而言築城依白帝恐傳者誤矣趙曰兩句通義公孫述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上本日白帝城今公言高山上築城依倣白帝所以轉粟粟之難如上青天希曰白帝西方之帝也今築城於西山之上言其高可依於白帝故下日轉粟上青天非指公孫述城而言但後用其字耳夔州白帝城在赤甲相近其山初不大高豈西山所依倣者高適疏謂今所界吐蕃城堡不過平戎已西數城邀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故此云轉粟如上天之難也**蜀將分旗鼓**趙曰以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勢迫近蜀故分旗鼓以禦之**羌兵助鎧鋋**助一作動鎧鋋一作井泉夢弼曰鎧苦海切甲也鋋時連切小矛也**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

纆趙曰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爲寇不已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洙曰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爲两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于役高適論之不聽

烟塵侵火井夢弼曰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邛蜀郡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註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煑之不過二三斗鹽耳博物志臨邛縣南百里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火即滅

雨雪閉松州夢弼曰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

風動將軍幕一作蓋

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洙曰漫平聲漫山言

賊壘之多也

子弟猶深入【趙】日子弟言充兵之人也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洙】日蠶崖灌口並西山監口地名【夢弼】日陸左公石闕銘鐵馬千羣李善註鐵甲之馬也【趙】日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此爲可憂矣此四句言爲可憂矣故繼以下句辯士安邊策【夢弼】日辯士說客元戎決勝威【洙】日元戎元帥也決勝千里今朝烏鵲喜【洙】日西都雜記云乾鵲噪而行人至欲整凱歌歸【希】日文選遙徐獻捷河兗凱歸

△警急【公自註】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日松州陷於吐蕃在廣德元年十

二月詩云松州會解圍則是在未陷時作公時在閬州【夢弼】曰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夢弼】曰適先除淮南節度使故言舊楚將妙略擁兵機【夢弼】曰以羨適之善兵法也玉壘雖傳檄【鶴】曰玉壘山在彭州導江縣有三壘記【夢弼】曰說文檄二尺書也【洙】曰傳檄言吐番入寇檄書相聞也松州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趙】曰吐番方請和繼而又叛【希】曰和親謂以安成金城公主降吐番而卒不免其入寇所以爲計拙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拙】能飛語強◎【洙】曰曹公言呂布猶鷹也飽則飛去按唐書適代崔光遠爲節度吐番取隴古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旣無功遂亡松維

一州【趙】日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揚不就縶絏也

。王命【鶴】日詩云牢落新燒棧謂廣德元年燒大散關蒼茫舊築壇謂是年吐蕃寇近畿旋命子儀禦敵子儀久閑廢纔二十騎而行詩又云巴西道路難巴西閬州也時公在閬州當是廣德元年十月作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趙】日漢與巴相連蓋吐蕃入寇之地

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北】鐵堂峽詩云我馬骨正折〇【趙】日廣德元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虜破邠州入奉天天子幸陝使臣指李之芳崔倫骨斷則憂懼而骨欲斷折之義【鶴】日諸將云者如謂北伐營兵馬使呂同將精卒二千與吐蕃戰於盩厔兵盡為虜所擒而六軍逃潰者多在商州諸將縱兵暴掠是也

窂

落新燒棧【沫】曰漢高紀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蒼茫舊築壇【洙】曰漢王齋戒設壇塲拜韓信爲大將軍【師古】曰築土而高曰壇【趙】曰時雍王适爲兵馬元帥子儀副之而儁奉天之寇委之子儀則舊築壇指郭令公也

深懷喻蜀意意一作道【夢弼】曰昔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

慟哭望王官【鶴】曰廣德二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劒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巴蜀之人陷夷虜所以慟哭望王官之至巴蜀諸州既陷則血埋諸將之甲又可知矣

征夫【鶴】曰詩云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時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州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故有此作自警急至此三首皆爲高適作所以譏其不能

蘗虜也首冠以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攘之向而其下皆敗北之事則機略可見矣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注】日民苦役故多怨哭漂梗無安地【夢弼】日梗古杏切【注】日用民如榛梗飄泊不遑寧處【趙】日此公自言爾蓋旅寓之人如梗之漂蕩於義分明

衘枚有荷戈【洙】日漢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師古】日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横銜之【蘇】日吳起中夜起謂裨將日防彼銜枚荷戈衝突吾寨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有感五首【鶴】日此詩五首其一言將帥俱受賞而使吐蕃者乃不歸

其二言河北未盡服而詩吐蕃者猶不已其三言河南雖平而盜賊不可不慮其四言藩鎮爲害而封建不可不守其五言胡滅之後諸將多疑皆廣德初事而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然是時吐蕃未嘗留使不應有秉捷消息斷之句此殆是指李之芳廣德元年使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也詩又云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亦指雍王适廣德元年爲元帥而言第五首云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雖指史朝義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貳而叛亦是廣德中事而末云顧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意是廣德元年已後逐時有感而作非止成於一時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典】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然三百篇之後少此而已○容齋隨筆前輩謂

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

批此五字有日慼百里之怨○

趙曰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軍必有意於拓邊而言功未立其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遠西域皆置府州縣祿山反後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當時戰爭之地宜多白骨向來拓邊之人以功畫像雲臺而今乃開其釁端連城入寇追咎既往誰當任責故有雲臺舊拓邊之句乃所以深致其感也

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趙曰遣使吐番未還所以用張騫乘槎爲背

幽薊餘蛇豕蛇一作封〔洙〕曰爲使思明未平也〔趙〕曰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餘蛇豕於幽薊則今歲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未有臣服者乾坤尚虎狼〔洙〕曰盜賊充斥也諸侯春不貢〔洙〕曰藩鎮擅命基兆於此

使者日相望〔洙〕曰董仲舒傳漢家使者冠蓋相望〔夢弼〕曰望協音忘慎勿吞青海〔趙〕曰戒之以無事於西羌無勞問越裳〔趙〕曰戒之以無事於南夷

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洙〕曰歸馬于華山之陽示天下不復用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洙〕曰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註周公營邑於土中使居洛邑治天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趙】曰言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故舟車入而貢賦均此指言長安特用洛陽爲天地之中而貢賦均焉爲譬也

日聞紅粟腐【宋】曰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寒待翠華春**【宋】曰翠華天子車蓋【趙】曰言賜予幣帛之厚實翠華之春和氣所及也

莫取金湯固【宋】曰賈誼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不守【夢弼】曰謂無詩城池有如金湯之固也

長令宇宙新【趙】曰莊子疏云揭天地以趨新負山撤以捨故宇宙新則一洗乾坤而其命惟新矣【夢弼】曰當洗滌妖氛而一新宇宙矣

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蘇】曰邵輝曰今盜賊蜂起皆吾王之臣修德不臻之所致【趙】曰此公致君之曾懷矣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朱]曰兩京雍洛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夢弼]曰唐志惠州有邯鄲縣屬河北漢書文帝曰此北走邯鄲道也和親邏些城些一作逆[師]曰邏力佐切逆四箇切[修可]曰邏些吐蕃都城名也唐書史吐蕃本南涼禿髮之後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屋皆平頭貴人處於大氈帳為排廬姑蘇及蜀本杜詩作邏逆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當以舊史為正[趙]曰出將屯兵與夫設備和親皆因吐蕃而然也幽燕唯烏去[趙]曰北地猶不通豈以安史雖滅而藩鎮相繼跋扈邪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朱]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霜天到宮闕[趙]此謂霜天寒回直到宮闕戀主寸

心明之[夢弼]曰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切託慕於宮庭

◦即事[鶴]曰詩云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謂寧國公主乾元二年八月自回紇歸當是其年作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趙]曰回紇助順討祿山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許之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秋思拋雲髻一作鬟胥支賸寶衣賸一作勝[批]胥支語不典豈所以賦漢公主者[十][夢弼]曰賸以證切羣凶猶索戰[蘇]曰羣兒兵猶索戰但持重吾軍然後大事可成回首意多違[趙]曰初爲和親之因以籍其來助順和親旣非而索戰則所以籍之之意又違矣[魯]曰考

之於史皆不見破花門絕和親事代宗即位又使劉請譚徵兵以脩舊好先爲史朝義誘之而爲寇遂與意違也

歷歷〔鶴〕曰詩云巫峽西江外又云爲郎從白首卧病數秋天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洙〕曰開元大平之事也無端盜賊起〔夢弼〕曰謂安史之亂也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趙〕曰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秦城北斗邊〔夢弼〕曰公懷長安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以其上直北斗也爲郎從白首〔夢弼〕曰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
臣巳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
稽都尉【夢弼】曰公爲
尚書員外郎故云

臥病數秋天

△洛陽【鶴】曰此詩非言洛陽事而題曰洛
陽蓋其初無題第取首二字而云
如灩澦江漢驪山吾示皆此類
也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洙】曰祿山先陷東
都乘勝犯關【趙】曰
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所
謂洛陽也次年遂陷潼關天子初愁思都
人憐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洙】曰幸
蜀也
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趙】曰黃帝鑄鼎於
荆山鼎旣成龍垂
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
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鶴】曰流涕謂二聖還

京時士庶涕泣者披舊史帝紀肅宗入長安士庶涕泣拜抃曰不圖今日復見吾君又上皇至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通鑒云上入西京百姓奉迎二十里不絶有泣者〔夢弼〕曰髯如占剪鬚也謂父老從帝幸蜀也

。驪山〔鶴〕曰此為明皇升遐追紀當時事而言同此是大曆元年作〔夢弼〕曰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山故名土地記即藍田山也

驪山絶望幸〔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弼〕曰歎其不復行幸也〔夢〕花蕚罷登臨〔夢弼〕曰明皇建花蕚相輝之樓於上都為諸王燕集之地帝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而坐今則傷其不復臨眺也地下無朝燭〔洙〕曰陶潛詩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趙〕曰朝音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朝今地幽閟無朝

之蜀舊註誤以朝為晨朝失公本意【師】曰此句言玄宗已仙去矣

人間有賜金【補】使人不忍言好㊤【趙】曰言生時所賜金有留在人間也

鼎湖龍去遠【夢弼】曰黃帝內傳帝採首陽山銅鑄鼎荊山下在今湖城縣南三十里號鑄鼎湖

銀海鴈飛深【洙】曰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金泉上崇山墳石槨為游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鶴】曰禮樂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衆多今言蓬萊殿唯有羽葆而明皇不見耳若以羽林為軍不可言懸【趙】曰此句難解蓋言天子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於舊羽林中尒羽林謂守護陵寢者

。提封鶴曰時吐蕃之亂雖未甚息而海内舉皆歸心故詩云莫慮犬羊侵同是大曆元年作

提封漢天下洙曰東方朔傳云提封頃畝師古曰亦謂提舉四方之内摠計其數也夢弼曰借漢以言唐也萬國尚同心洙曰民未有離德也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言以險為守莫若守之以儉德也吳起對魏武在德不在險以此時徵俊乂入洙曰言當搜賢以自輔也莫慮犬羊侵莫慮一作草竊洙曰犬羊謂戎狄也願戒兵猶火洙曰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恩加四海深洙曰言用兵莫若以恩也蘇曰陳羣皇恩溥加海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鶴]曰按史大曆二年吐蕃入寇十月路嗣恭及吐蕃戰于靈州敗之詩云大曆三年調王燭當是其年作

蕭關隴水入官軍[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隴州之水[師]曰蕭關隴水皆秦地[夢弼]曰言吐蕃寇退而官軍盡入居矣青海黃河卷塞雲[趙]曰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黃河則自積石而往卷塞雲則無復戰伐而塞雲卷散也北極轉愁龍虎氣極一作闕愁一作深[師]曰北極喻君言中國氣盛胡人愁恐也[洙]曰漢高紀范增說項羽曰吾使人望漢王氣其上皆為龍虎成五色西戎休縱犬羊羣[洙]曰犬羊以畜待戎狄爾晉陶侃傳賊尋犬羊相結斉力

來攻〔夢弼〕曰西戎指吐蕃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洙〕曰贊普吐番君長也〔夢弼〕曰使所吏切數通和好止煙塵〔洙〕曰按新史本傳至德二年吐番使使來請討賊且脩好〔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趙〕說舊事〇〔洙〕曰吐番先爲哥舒翰所殺不敢近青海〔趙〕曰開元末吐番金城公主薨遣使來告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擒其將又破洪濟翰

崆峒西極過崑崙西極一作西北〔趙〕曰崆峒在西郡之西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詩人大言其從化之地遠也駝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靡

不望影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鄭曰唐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夢弼曰勃律西羌國名謂勃律天之西乃采玉河所在應是于闐國也夢弼曰按唐書于闐國距京師九千七百里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師曰晉平居誨使于闐作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流爲三河一曰白玉河二曰綠玉河三曰烏玉河其源雖一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小大至秋水退乃可采

堅昆碧盌最來多鄭曰堅昆國在康居西蔥嶺北趙曰碧盌出堅昆國

舊隨漢使千推寶少答胡王萬匹羅批更少也須萬匹答之○趙曰舊日以千

堆寶隨漢使入貢而中國所少答者特萬匹羅夫以蠻夷貢獻之多而中國賜遺之不貲自非服化從義而然乎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燭【夔】曰尒雅四氣和謂之玉燭註道光照正孫義曰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曰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師】曰爾雅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孫晜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註言輕遠如浮雲唐以老子爲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鶴】曰按末篇云十二年來多戰場當是大曆二年作然此

詩十二首非止言一時事乃是述安史
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詭諸
節度郭子儀之能息其
戰伐當遂篇以事觀之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批】句第二大俚

二○【朱】日安祿山史思明【希】日安祿山以至德
二載爲嚴莊所殺史思明未幾又殺安慶緒
奪其位乾元二年自稱
大聖燕王事見通鑑

洶洶人寰猶不定時

時戰鬭欲何須【朱】日時尚有反者【趙】日廣
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寇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夢弼】日夷種謂
祿山本胡人及吐
蕃相繼爲亂也

周宣漢武今王是【朱】日周宣中興
漢武雄畧言除去暴亂如漢武恢復帝業
如周宣也【夢弼】日以代宗比宣王武帝也

孝

予忠臣後代看【批】感諷忠婉○【趙】曰此篇崇諸節度之忠孝如此【夢弼】曰此自對格也

喧喧道路多歌謠多歌一作好童河北將軍盡入朝

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宋】曰言亦望朝廷徵用也【趙】曰公因喜諸節度入朝而傷其流落未可還闕朝王魂銷者所以重嘆也舊註言亦望朝廷徵用豈公本意哉

北道諸公無表來北一作不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註】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鳴玉鏘金盡正臣【洙】曰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王以出禁門者衆矣【趙】曰鳴玉鏘金言諸節度之貴稱為正臣則公豈待之以忠義耶修文偃武不無人【洙】曰書偃武修文【趙】曰又責望於諸節度矣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為不皓正飲酒因以舉觴勸帝而言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洙】曰不役天下以自奉燕趙休矜出佳麗【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宮闈不擬選才人【洙】曰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趙】曰此篇言諸節度入朝既言

其入朝却防其媚悅而獻佳麗故預以爲戒才人宮中之爵號

抱病江天白首郎【趙】曰白首郎公自謂也用馮唐意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趙】曰草奏之語公有所激矣

澶漫山東一百州【韓】曰澶漫不供參【師】曰澶市連切漫章半切【趙】日唐志山東即河北道削成如按抱青丘【夢弼】曰削成如按言已平也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顏延年詩入河趙陽峽踐華因削成

苞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洙】曰左傳齊桓問罪楚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集】曰遼水遼東國水也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今在饒陽縣北【夢弼】曰滹荒胡切沱徒何切滹沱河名星象風雲喜共和共一作色【夢弼】曰史記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集】曰西域記贊註譯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紫氣關臨天地闊【批】紫氣關本生強老氣橫出亦是兩絕句宜介【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為關吏望其有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黃金臺貯俊賢多【集】曰燕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郎

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批]謂此筆侍功而驕其歸闕下舞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變感恨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洋溢藹而復整 ⊕ [朱]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稱也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復遣五陵知謂復遣為王臣也 [鶴]曰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為長陵安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然則霸陵杜陵不在五陵之數

李相將軍擁薊門 [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也將軍謂河北諸道節度也 [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為幽州節度使幽州有薊縣故云藥未詳何以謂將軍

白頭惟有赤心存 [蘇]曰馬援曰吾白頭老顏赤心壯志尚存

竟能

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夢弼]曰自大曆元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凡十二年矣

天威已息陣堂堂[洙]曰天威天子之威孫子堂堂之陣[補注]堂堂盛也

神靈漢代中興主[夢弼]曰此甫假漢以美唐也

功業汾陽異姓王[鶴]曰以代宗比漢宣帝子儀以寶應元年爲河中朔方等節度使進封汾陽郡王

邊塞　古詩一十七首

前出塞九首

[鶴]曰晉劉疇傳有出塞曲今謂之出塞前後出塞當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補注][趙]曰此詩與後出師皆代邊士之

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朱】日陸士衡詩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蘇】日古詩轉戰交河道【修可】日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鶴】日西川交河郡在唐隴右道郡亦有交河縣自縣三百七十里至北庭都護府城備吐蕃之處也此言調丁屯守之害公家有程期【朱】日程限期會也亡命嬰禍羅【夢弼】日赴交河之後有程期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收捕禍所及矣按漢竇嬰亡命山林顏師古註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君已富土境【蘇】日吾君土境遠方物富備而又取炎瘴之地恐後為中國患開邊一何多【師】日此句譏祿山國忠之徒為國生事於夷狄也棄絕父母恩吞

聲行須戈[泰伯]曰李奎被掠毀冠裂冕吞聲須戈[夢弼]曰戈戟也壁士銜從軍詩朝餐不免曾夕息常須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批]如親歷甘苦極征行孤往之志人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序情閱勞之際其庶幾乎◐[師]曰此言離家日久已習戰鬬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

骨肉恩豈斷[朱]曰蘇武詩骨肉技葉[夢弼]曰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骨肉之親也

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梅]曰木蘭曲南市買轡頭

手中挑青絲[夢弼]曰挑吐彫切摇也青絲馬鞚也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鐙又宛轉青絲鞚

捷下萬仞岡仞一作丈俯身

試搴旗[批]賊至此極可壯可傷◐[朱]曰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左太

冲詩振衣千仞岡又斬將搴
旗[夢弼]曰搴起虔切取也
磨刀嗚咽水嗚一作乎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
心緒亂已久[批]又婉而怨。[洙]曰鮑照詩行子心腸斷[修可]曰辛氏三秦記
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
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曰嗚咽水[補注][趙]
曰以磨刀於水刀刃傷手則邊士之辛苦左
甚斷腸聲指言嗚咽水也言心緒久亂欲不
愁而不可得也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鄭]曰惋烏貫切驚歎
也功名圖麒麟[蘇]曰羊引基曰丈夫兒功名立於少壯時期圖於麒麟何
苦苦守筆硯度日而已[夢弼]曰漢武帝獲白
麟作麒麟閣繪功臣像虞義詩當今麟閣上
千載有雄名戰骨當速朽[洙]曰孔子曰死速朽[師]曰丈夫以身許國立功

圖像死何足恤况傷於離別乎此勸以義之意

送徒既有長【夢弼】曰長丁文切【洙】曰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遠戍亦有身【夢弼】曰戍東遇切守邊也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批】即不受徒旅欺索之愈有○【師】曰足見其強驅人於戰豈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乎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補註】六親賈誼傳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洙】曰國忠領劍南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無還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批】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極哀怨之體所以可傳○【洙】曰王仲宣從

軍詩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節】曰爲將之道甘苦與衆同之今將樂而士苦苦樂之異如此豈善撫循士卒者乎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夢得】曰倏忽大疾走也

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禹偁】曰漢衛青奮於奴僕【夢得】曰禄山國忠爲將暴虐尤甚然國忠起於貴妃之寵未嘗爲國立勳此甫所以譏其素賤若衛青少爲奴僕後以子夫之故得爲貴將故甫以青比之也衛青傳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爲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強【蘇】曰張諒少壯氣銳好挽強弓明帝用爲校尉【夢得】曰周勃傳材官引強【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梁冀傳冀能挽滿註挽滿猶引強【補註】以下四句蓋軍中自矜才勇之詞

用箭當用長【洙】曰鼂錯云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

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夢弼】曰以言士卒各矜其能也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批】用諺語或自作諺語皆是○【洙】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頭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射之冒頓知其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之遂殺頭曼而自立【師】曰甫謂射馬擒王不欲多殺傷也【夢弼】曰以言士卒各致其功也

殺人亦有限【補註】以下四句皆憂愛勸戒之詞

列國自有疆【蘇】曰左思曰列國分王自有疆界

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批】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趙】曰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朱】曰陸士衡詩驅馬涉陰山山陰馬不前仰憑積雪巖俯涉堅水澗【修可】曰前匈奴傳匈奴攻大原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夢弼】曰曾才登切積也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洙】作者緩急自合。【師】曰暮望歸雲南征不得與之還是故嘆云云【趙】曰公詩使周王褒短歌行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之意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晁】曰王僧達詩雄千里暮沙昏劒四五動彼軍為我奔【修可】曰烈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為雙劒

一雌一雄鏌鋣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劒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劒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鏌鋣殺之眉間尺乃爲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劒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

虜其名王歸

【修可】曰前漢匈奴傳霍去病衛青操兵歸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註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

繫頸授轅門

【批(?)】千載不死墮淚未乾○【宋】曰曹子建求自試表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使越欲得長纓繫其王羈致北闕

潛身備行列

【蘇】曰盧綰潛身屈志暫備行列

一勝何足論

【蘇】曰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不足論也

從軍十年餘一作十餘年〈夢弼〉曰言用兵久也能無分寸功

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世〉乃併與單中茹忌之意得之必不可少者〈洙〉曰曲禮曰毋雷同註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趙〉曰此又代士卒中有功而不欲論之詩

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世〉謂爭功者〈夢弼〉曰狄謂單于戎謂吐番也王制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丈夫四方志〈洙〉曰禮射義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志也

安可辭固窮〈趙〉曰語君子固窮〈夢弼〉曰丈夫有四方之志宜奮志立功于四夷安可以固窮為辭而無志於功名也哉此特勇士之志而非經世遠謀之士有於斯時寧可固窮不敢為國生事雖無分寸之功其忠於君可見矣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洙】曰：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安能事筆硯乎。梁竦：大丈夫生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趙】曰：鮑明遠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召募赴薊門，【洙】曰：鮑明遠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周祗乞於鄮陽召募。蓋召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召募也。【夢弼】曰：薊，古詣切，燕地。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一作鞭。百金裝刀頭。【洙】曰：唐刺史見觀察使，皆拔首靴足，握刀頭，候路左。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趙】曰：詩：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夢弼】曰：道周，道邊也。王仲宣詩：親戚對我悲。班

白居上列【朱】曰孟子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酒酣進庶羞【朱】曰
曹子建詩緩帶傾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朱】曰鮑明
遠詩錦帶佩吳鉤【薛】曰按吳越春秋吳王分
聘歐冶子作名劒五一日純鉤二日湛盧三
日豪曹四日魚腸五日巨闕秦客薛燭善相
劒吳王取純鉤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
華況況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
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此純鉤也【張可】曰吳
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賞之百金
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
二鉤獻而求賞王曰為鉤者眾子獨求賞何
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殺二子釁成二鉤於
是尚鉤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
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胷王大
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
身【夢弼】曰余謂老者以酒食為餽少者以吳

鈎爲贈其勇怯可知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爵不可濫受而國忠徒以貴妃之寵居極位豈非無功而受祿歟

朝進東門營【朱】曰夏官大司馬師以門名號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將軍者【夢弼】曰東門洛都之門也暮上河陽橋【朱】曰李陵詩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鄭】曰河陽洛邑也【夢弼】曰河陽洛水之陽也王仲宣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批】復欲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建鬼魏買橫槊間意贊說不能盡也◎【朱】曰詩車攻蕭蕭馬鳴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朱】曰李廣傳幕府註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

帳幕言之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日暮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趙曰但見月懸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置譁則令嚴可知東坡詩令嚴鍾鼓三更月蓋用此朱曰子虛賦曳明月之朱旗

悲笳數聲動陳曰李陵書胡笳互發牧馬悲鳴

壯士慘不驕夢弼曰謂北士聞角聲之動慘然無顏色各起故鄉之思也

借問大將誰夢弼曰曹植七哀詩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

恐是霍嫖姚批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〇苕溪胡存日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曰首飄搖師古曰嫖頻妙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又按荀悅漢紀作票鷂字云令

讀者爲飄遥不當其義余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盖取服虔音耳王荆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黄】曰前漢嫖姚校尉霍去病以椒房之親致顯位故比之楊國忠然國忠以寵幸進驕暴不恤士卒士卒皆疾之故有是句【補注】許彦周詩話有力量猶如弓之力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批】此義亦人所未及⊕【朱】曰重守邊保其疆埸而已重高勳則邀功而生事此後世所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鶴】曰楊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無還者舊勳户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

當行者先取勳家**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鄭】曰亘居鄧反

極也**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洙】曰高祖曰天下同姓一家愼毋反以六合為一家【夢弼】曰良將惟務守邊疆不食戰功英雄之主如漢武帝唐太宗皆好窮兵於遠加以一時喜功之臣佐成其謀出師如雲之盛殊不念六合已一家何必提孤軍深入四夷而勞民動衆哉此託意以諷玄宗開邊於西北終致祿山之竊發也**遂**

使貔虎士貔一作螭【洙】曰書如虎如貔註貔執夷也虎屬**奮身勇所聞**【補註】【趙】曰六合一家則內外無患內外無患則四夷之軍孤如此則不必用兵而尚用之不已故士卒皆奮起勇往其所聞之處矣**拔劍擊大荒**【洙】曰高祖紀拔劍擊往【補註】【趙】曰大荒西邊之地皆是**日收胡馬羣**【洙】曰古詩胡馬嘶北

風**誓開玄冥北**〔趙〕日玄冥北方之神也玄冥北則玄冥所主之北地也**持以奉吾君**〔朱〕日或擊大荒或開玄冥之北爲國生事持此功以獻捷於君雖受高爵重祿不亦厚顏乎此詩諷國忠之徒**獻凱日繼踵**〔宋〕日周禮註凱獻功之樂**兩蕃靜無虞**〔希〕日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祿山討之〔蘇〕日段容日西北安靜二蕃無虞正陛下修文養士之際**漁陽豪俠地**〔朱〕日漁陽北地也朱叔元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夔師〕日豪俠謂能以力俠助人急難**擊鼓吹笙竽**〔朱〕日左太冲詩南降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夔師〕日言凱旋奏樂也**雲帆轉遼海**〔朱〕日遼海遼東郡〔蘇〕日吾欲張片帆從日本轉遼海採訪海外奇異非區區守一別驚折腰於子輩耶**粳稻**

來東吳【夢弼】曰東吳出揚米水道通海泛舟轉輸以給祿山之兵也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耀一作輝【洙】曰左昭七年皁臣輿輿臣僕僕臣臺【夢弼】曰越羅楚練賞賜戰士雖輿臺僕隸之賤身衣美麗殊不知此物出於百姓之膏血也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通一作路【師】曰主將祿山也祿山兵還賞賚無貲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逆祿山時功高氣凌公卿誰復敢議其事哉【補注】時好邊功李林甫任番將開邊喜功之弊至於卒貴而將驕如此不亦可罪乎我本良家子【洙】曰石季倫詩我本漢家子趙充國傳六郡良家子【夢弼】曰玄宗問邊抽丁以行故云良家子也出師亦多門【蘇】曰田穰苴言戰伐出師

自有多門〔鄭〕曰多門謂用兵非一方也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
論〔批〕解事語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洙〕曰蔡澤曰躍馬疾
驅四十三年足矣〔薛〕曰按古樂府云以死報君恩誰能辜恩眄坐見幽州騎
長驅河洛昏〔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陷河洛曹子建詩幽并遊俠兒長驅蹈
匈奴中夜間道歸〔夢弼〕曰間去聲故里但空村〔師〕曰言居民盡
避胡也〔洙〕曰顏延年詩去國還故里幽門蔚蓬藜惡名幸脫免〔蘇〕曰岑求
幸脫此惡名當洗耳浣心老操笋叢窮老無兒孫〔[illegible]〕寫至此軍人則無餘矣
○〔蘇〕曰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
恨也〔補注〕〔劉〕曰出塞本漢樂府攢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仲宣從軍詩即其體也按仲宣

詩五首不過頌美其主將曹公戰伐之功詞氣卑諂無足觀者若此前後諸篇則極叙其征夫離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筞畫之態併與其目前所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氣驕朝廷賞賚之過厚是以或刺或閔可憤可傷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奕過黃初而已哉

遣興三首 [劉]曰塞上指秦州以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 [朱]曰蘇子卿詩行役在戰場 [蘇]曰徐昕過洛汭無復見當日五侯第宅馳馬四顧茫然歎息 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墜一作隨 朽骨穴螻蟻 [朱]曰老子曰其人已死其骨已

朽陸機挽歌豐肌饗螻蟻【修可】曰莊子云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又爲蔓

草纏【朱】曰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故老行歎息今

人尚開邊【朱】曰嚴助傳武帝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蕭】曰秦彭過五原見白骨

蔽野駐馬嗟歎久之曰今人不能乂民瘡痍尚思與師開邊豈不憫黎民之性命乎漢

虜互勝負勝負一作失納【夢弼】曰漢言中國也唐承漢後唐之天下亦曰漢猶

今承唐後尚謂之唐朝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兵無常勝之道也霍去病傳漢匈奴

相紛拏殺傷相當封疆不常全【蔡】曰前漢匈奴傳贊孝武時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洛陽之北九百餘里安得

廉頗將頗一作恥三軍同晏眠【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也【師】曰肅宗

已平祿山思明猶據鄴甫意欲事事鄴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尚與吐蕃再戰故甫欲得廉頗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與三軍晏眠不生事可矣

高秋登塞山塞一作寒南望馬邑州【鶴】曰按唐州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朱】曰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蘇】曰匈奴寇邊韓安國悉師向北少年拒敵惟老弱留守城邑穹廬莽牢落【朱】曰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朱】曰賈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以爲不可議曰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道路老母寡婦塗泣巷哭上遂從

之〔夢弼〕日匈奴傳匈奴上書願寢兵休士復故約以安邊民鄴中事反覆

一依鄴中何蕭條死人積如丘〔夢弼〕日鄴中相州也按集公有憶昔詩云

鄴城反覆不足怪是也後漢韓遂語馬騰日天下反覆未可知也〔趙〕日時兩京收復安慶

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則死傷可知矣〔蘇〕日馬良日連年兵火尸積如山諸

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希〕日已茅土不謂李郭皆封王王如封朔方

大將軍孫守亮等九人爲異姓王李商臣等卜三入爲同姓王是也〔夢弼〕日甫意謂代州

唐家以處降虜在此方回紇以兵助帝東討祿山代州壯者盡行惟老弱守城耳況回紇

餘兵與雜種降胡在是觀其穹廬莽莽雲色慘澹忽若變從中起豈不危哉是一祿山死

一祿山復生也是故老弱哭送役夫皆願兵甲之休欲自守其城也況又鄴中叛服不常

兩京雖已平矣而賊猶保相州圍復解則士
卒傷死者積如丘山萬一更有變諸將已富
貴誰與國家謀是事哉時思明在鄴勝負未
可知此甫所以爲朝廷憂也按禹貢厥貢惟
土五色註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
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
茅取其潔黃土主王者
覆四方詩載馳載驅

豐年孰云遲孰一作旣云一作亦甘澤不在早[illegible]日陸機雲賦
甘澤霧霈曹子建詩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耕田秋雨足禾黍已
映道[illegible]日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云甘澤不在早是年秋雨足而禾黍茂故因以喻
當時衡門之士此詩當是其年秋晚作[illegible]日趙盃云桑麻蔽天禾黍映隴春苗九
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illegible]日詩衡門之下可以

楗運註橫木爲門盖貧者之居也勿悲尚枯槁〔補〕曰莊子枯槁之士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補〕曰此喻衡茅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安問其先後之不同耶甫意勉久困之士議驟進立功者不足爲貴但訝鹿皮翁〔修可〕曰鹿皮翁甫自比也忘機對芳草芳一作荒

將帥　古詩四首　律詩六首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鶴〕曰詩云十月荊南雷怒號當是大曆元年作詳見註及後篇寄王十將軍承後詩

天雨蕭蕭滯茅屋天一作山滯一作帶〔修可〕曰滯謂久雨也空山無以慰幽獨〔趙〕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銳頭將軍來何

遲【夢弼】曰昔白起頭小而銳故以比王將軍將軍即王兵馬使也令我心中
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
【夢弼】曰數所角切此久雨之徵也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玄泉之埃上為玄雲泉
源泠泠雜猨狖【夢弼】曰狖余救切鼠屬泥濘漠漠飢鴻
鵠【夢弼】曰濘乃定切飢鴻鵠甫自喻也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
會面難再得【趙】曰古詩會面安可知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憶爾腰
下鐵絲箭【夢弼】曰阮瑀詩箭抽鐵絲剛刀揷銀刃白射殺林中雪
色鹿【夢弼】曰抱朴子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尾皆白述異記鹿五百歲
化為白鹿又五百歲為玄鹿陸機詩仁鹿幾千歲皮毛如霜雪前者坐皮因

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子一作君異獸如飛星宿
落【補註】曰宿思救切列星也而落也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補註】
曰崒昨沒切山貌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
陶【補註】曰甫美王將軍善騎射欲得諸將皆如之習捕盜賊以豁明主鬱陶不得申之
氣也憶昔范增碎玉斗憶一作恨【補註】曰昔漢高祖與項羽會於鴻門
遣張良獻玉斗於范增增碎之初祿山將作亂朝臣嘗諫帝若范增之諫羽羽不聽故至
有孽下之敗使玄宗聽直臣之諫豈至於京師陷而出奔乎未使吳兵著
白袍【補註】曰著直略切吳王夫差兵敗於城以素冠素袍祈哀越不聽又奏景今京

吳畫著白袍為營陣**昬昬閶闔閑氛祲**【趙】曰閶闔吳門名也【希】曰禮樂志游閶闔應劭曰天門此蓋指京師而云【魯】【師】曰侵子鴆切妖氣也【鶴】曰匡衡傳師古曰侵謂陰陽氣相侵**十月荊南雷怒號**【洙】曰時賊據京師十月而雷變異也【鶴】曰公嘗賦雷詩巫峽中霄動滄江十月雷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鶴】曰詩云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則王將軍在成都而公作詩寄之則不得云公在成都作而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則是年公在成都也以期王將軍至不至考之當是在永泰間在成都欲至夔所以公大曆元年冬以期之不至而作詩此當在大曆元年春作

將軍膽氣雄【趙】曰孫子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臂懸兩角弓**

［蘇］曰趙括每出乘高馬左右縣二白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洙］曰未受鉞言未經專征［趙］曰受鉞則為大將矣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夢弼］曰後漢李充傳鄧騭置酒請充并客滿堂何人高義同

魏將軍歌［鶴］曰夔州嘗號臨江軍而此詩云臨江節士安足數徐師川亦云甫自稱臨江節士當是大曆二年作

將軍昔著從事衫［批］一語便奇［上］［夢弼］曰著陟畧切服衣於身也［蘇］曰吳起暫御戰袲學著從事衣衫［趙］曰初為幕官於元帥府耳鐵馬馳突重兩銜［洙］曰銜銜勒也［蘇］曰漢靈帝飛黃良駿重銜交轡［趙］曰馬勒重銜則戰馬之謹

也**被堅執銳略西極**洙曰漢高祖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果冑也執銳利兵也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崐崙月窟東嶄巖**批好句法⊕夢弼曰郭璞崑崙立贊崑崙水精月之靈府揚雄長揚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城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貌洙曰相如賦嶄巖參差荆溪吳子良明輔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夢弼曰子指魏也將軍監殿前羽衛之軍也洙曰漢有羽林軍詩云闞如虓虎言其勇也**五年起家列霜戟**夢弼曰戟棨戟也言其刃之白如霜也門列棨戟言魏將軍貴之驟也崔豹古今註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之以為前驅也隋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

唐制勳至上柱國門立戟【蘇】曰楊素起家五年門列棨戟韓休語子曰爾輩豈不見楊將軍乎不數年門列晝戟况爾輩堂堂然獨守蠹簡學組繡對偶比揚將軍遠矣一日過海收風帆【趙】曰言將軍遠征而利於速戰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夢弼】曰長安少年一見將軍而猛氣為之盡喪矣魏侯骨聳精爽緊（上）【批】此魏侯覆出杪無謂【俯】曰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頃越【夢弼】曰言精神峭峻也華嶽峯尖見秋隼【夢弼】曰隼聳刃切鷙鳥也【趙】曰請秋之隼鳥也凡鷙鳥以秋而健所以比之星纏寶校金盤陀【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陀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貝服金組乘飾冊般寶校星纏鏤章霞布註以金組青飾其裝貝如星霞之布【蒼舒】曰按東京賦

龍輈華轙金鑁鏤鍚方釳左纛鉤膺玉瓌註
蔡邕曰金鑁若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加三
華形在馬髦前鑁功鏤彫飾也當顱刻金爲
之詩曰鉤膺鏤鍚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
早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貝裝横行遼
水旁䲔照詩金鋦節盤陁日照光蹀躞此言
馬之裝飾也
夜騎天駟超天河
【夢弼】曰此魏將軍躍御賜之馬以詩
賦也【夢弼】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此以言御廐耳
攙搶熒惑不敢
動
【趙】曰攙初銜切搶楚耕切【朱】曰攙搶妖星熒惑火星不敢動言畏其威也【夢弼】曰公
以攙搶比寇亂以熒惑比強暴言寇亂強暴皆畏將軍之威而不動也【蘇】曰司馬仲達舊
星拱帝座熒惑攙搶焉敢動
翠蕤雲旓相蕩摩
【趙】曰旓所交切旌旗
旒也【朱】曰翠蕤雲旓皆旗也相蕩摩舒閑貌【夢弼】曰按文選啓翠華之葳蕤西都賦栖鳴

鳶曳雲旓吾為子起歌都護朱曰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西道故曰都
護趙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
玄武暮朱曰隋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所以法天也
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趙曰鉤陳星名玄武闕名安石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
有玄武闕舊本誤以武字爲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鉤陳則蒼蒼以玄武則
暮言當酒闌插劍之時日此比將軍之衛帝座也夢弼千秋萬歲奉明
主夢弼曰申言魏將軍監軍於殿前矣臨江節士安足數洪起伏音
節莊麗甚偉註謂子羨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趙曰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
江王節士而已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

慓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長劒棘雲端是也【附】曰夔州號臨江軍甫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蕃漢而臨江節士又安足數甫自稱臨江節士

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劒南節度使崔光遠之牙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此詩當是其年成都作【楊明叔】曰花卿家在丹棱之東館鎮至今血食其鄉國朝封為忠應公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蒼舒】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覺耳後生

風鼻先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易風自火出[夢弼]曰鶡音骨鳥名言如風中之火其熠愈猛也

見賊唯多身始輕[洙]曰漢光武見大敵則勇

緜州副使著柘黃[洙]曰緜州副使段子璋也著柘黃僭乘輿服色[趙]曰公詩云綿州則梓州字誤傳爲綿州爭[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綿劍榮遂等州此云綿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綿州趙次公未之考也

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趙]麁言鄙語調笑入神○[洙]曰子璋即段子璋也崔大夫崔光遠也

李侯重有此節度[夢弼]曰重平聲李侯謂奐也段子璋攻東川李奐走成都此失節度矣及花卿誅子璋奐復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

人道我卿絕世無世一

作代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奐取守京都[注]曰說其

掠奪也[補]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補]曰舊史崔光遠傳段子璋反光遠牙將花敬定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婦女有金銀釧兵士皆斷腕以取之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中使按其罪光遠憂恚疾卒然則花卿豈容獨免乎天子何不奐取守京都之句雖譏之亦傷之也[補注]苕溪叢話云細攷少陵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奐取守京都語句含蓄其意蓋可知矣西清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胡苕溪云世傳杜子

美詩可以愈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
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好事者乃爲
此論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
是賢鬼也豈復胥胥求食於逼泄之間哉觀
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
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則是瘧也杜陵正自不
免耳

投贈哥舒開府二十韻

[鄭]日名翰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鶴]日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朱]日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以畫功臣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爲第一[師]日甫意哥舒翰特膺帝眷必立大功爲麒麟

閤芬一人

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批]須贊有體得事外倣意○[蘇]曰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摠攬英雄吳張昭曰人君能駕御英雄**開府**

當朝傑[朱]曰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之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

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勝一作戰[朱]曰劉牢之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略地兩隅空略地一作妙略[朱]曰漢書鄂千秋曰曹參有野戰略地之功[師]曰略取也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

青海無傳箭[朱]曰翰築城青海上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爲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以警其睡[夢弼]曰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無警也

天山早掛弓[朱]曰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天山卽祁連也匈奴謂天爲祁連[夢弼]曰掛弓言

休兵也廉頗仍走敵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愛日】曰謂敵既竄走畏翰之感如畏廉頗也魏絳已和戎【愛日】曰謂戎來和感翰之德如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之諧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趙】曰翰十二載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湟之久棄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西也【師】曰河湟乃河曲築湟以備寇也王忠嗣守河湟為寇所取翰入朝陳攻守計帝以聱領節制虛心待之出入朝廷諸公莫敢比旦智謀兼睿想【趙】曰方謀復河湟而為帝所系想出入冠諸公

【夢弼】曰翰旣建節而出明年遂復河湟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批】此語在投贈中有氣若鏞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傳云攻破吐蕃共齊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月月所臨特低秦樹乾坤所包獨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批】輕新媚○【趙】曰漢書註師敗曰北【夢弼】曰謂翰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逐而敗北矣【鄭】曰宛於爰切胡人旣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爲喻以美翰爲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麾歸來御席同【趙】曰邊沙遠指言河西爲遠御席同言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軒墀曾寵鶴

[批]此語深媿士大夫○[沫]曰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鶴美軒墀曾位寵鶴左傳註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畋獵舊非熊

[批]謂得之微賤詩中開合無限類介略舉其似○[沫]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彲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文王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為師[趙]曰言翰之貴寵已如乘軒之鶴明皇得之始文王之得呂望

茅土加名數

[沫]曰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趙]曰此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

山河誓始終

[沫]曰高祖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策行遺戰伐

[夢弼]曰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兵不俟戰伐故

云遺也契合動昭融師曰昭融言帝之哲鑒也夢弼曰翰之用謀與帝意
合故能聳動於帝也勳業青冥上蘇曰灌夫致功名勛業在青冥之上夢弼
曰青冥天也言翰立功之高出乎天也交親氣槩中蘇曰五美門户棨戟
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豪英氣槩之中誰敢反目洙曰言翰以氣義結人也
未為珠履客洙曰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已見白
頭翁見一作是洙曰公自言未爲翰上客而已白頭矣壯節初題柱
洙曰公自言壯節有題柱志也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
馬不復過此橋果以傳車至其處生涯獨轉蓬夢弼曰莊子養生篇吾生
也有涯洙曰言晚節流離如蓬之轉風也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幾年

春草歇【修可】曰梁元帝云既看春草歇【夢弼】曰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王孫不歸來綠盡他邊草【補注】幾許年時在春草中歇泊今日暮途窮【洙】曰主父偃云日暮途遠嵇康書曰若道盡途窮則已耳【夢弼】曰甫自歎其衰老也軍事留孫楚【洙】曰晉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闕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復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劾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夢弼】曰此言甫參翰之幕府有如孫楚也予按別本一作鄉里輕周處晉書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慨然改勵投水搏蛟而反鄉里相慶行間識呂蒙一作將軍拔呂蒙【洙】曰吳志呂蒙字子明年十六幼隨姊夫鄧當嘗擊賊時當

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因挍尉袁雄自首於是袁雄因間言蒙於孫策策竒之引置左右〔夢弼〕曰行戶郎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

防身一長劍

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長劍〔夢弼〕曰揭子劍可以愛身

將欲倚崆峒

一作耶亦倚崆峒〔批〕歸倚語不倫相○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師〕曰崆峒山在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將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也〔趙〕曰晉孫楚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恃才傲苞因有嫌隙吳孫策召呂蒙置左右子美欲有冀於翰故先引以爲言以軍事則能留孫楚異乎石苞之不容以行間則有識呂蒙如孫策者如此則我所防身之劍亦欲倚之於崆峒也〔補注〕藝苑雌黃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

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清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是哉槩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諸將五首【鶴】曰此詩雖言天寶十四載已來諸將之事而詩云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則是史朝義死後河北猶有未歸者又末篇云正憶往時嚴僕射當是武死後作武以永泰元年四月死而公亦以其時去成都故又云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乃永泰元年秋在雲安作

漢朝陵墓對南山【朱】曰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胡虜千秋尚入關【須溪】曰謂祿山之亂也昨日玉魚蒙葬地【朱】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

政殿此殿初就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豪貴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爲幸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勑改葬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槨之屬朽爛已盡自是遂絕

早時金盌出人間 早時一作今朝 夢溪 日金盌當作玉盌但避玉魚字故改作金盌南史沈炯傳炯自初明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盧充

因獵逐獐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崔乃命小女粧飾於東廂與充相見成人婚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犢車乍浮乍沉既達于岸充視其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歸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又金盌一枚俄而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以金盌著棺中余謂漢朝陵墓盡用茂陵故事也但金玉字不同以盧充故事復有金盌或者疑之故【趙】曰此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萬歲之固矣及胡虜入關不無侵掠矣

見愁汗馬西戎逼【夢弼】曰見去聲

曾閃朱旗北斗閑【朱】曰謂吐番自河隴陷京師也【趙】曰前既有胡虜發搖陵臺今河隴繼有吐番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遠來長安為襲我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

【夢弼】曰或曰閑一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
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閑過慢之句
豈非臨文不
諱之義乎**多少材官守涇渭**【洙】曰漢書材
官蹶張皆武
臣也**將軍且莫破愁顔**【趙】曰爲將軍者當以防
寇爲念且莫破愁顔而
爲樂
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拔漢旌【希】曰三
受降城
在唐豐州九原郡景龍三年韓國公張仁愿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絶虜道也其後反
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
君何以荅外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爲
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
奴之種也故亦稱天驕**豈謂盡煩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洙】曰言築城以備番寇而番
反爲唐平難也【趙】曰至德元

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

胡來不覺潼關隘【宋】曰謂祿山陷關也【趙】曰潼關北不隘也而胡來不覺其隘蓋以失守也此譏舒翰之敗也

龍起猶聞晉水清【宋】曰謂肅宗起於靈武也【趙】曰河北者晉地也乃安賊所起之地肅宗龍飛而晉水復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須溪】曰劉毅曰至尊獨憂社稷焦心勞思諸大夫忍食肉端然安居乎

洛陽宮殿化為烽【宋】曰曹子建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

休道秦關百二重【趙】曰漢紀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

處覓堯封【趙】曰滄海指山東薊門指河北言爲盜賊所陷也朝廷衮職雖多預一作誰爭補【趙】曰罪朝廷之臣不能補衮也【夢弼】曰詩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天下軍儲不自供【趙】曰言郡國不修貢賦須上求索而後供也稍喜臨邊王相國【朱】曰王縉也文中子折衝樽俎不臨邊【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爲安史所破肯銷金甲事春農【朱】曰蔡文姬金甲耀日光回首扶桑銅柱標【趙】曰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勸功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朱】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觀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註云昔

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南海明珠久寂寥

【朱】曰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珠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大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一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

殊錫曾為大司馬

【朱】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太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

總戎皆插侍中貂

【朱】曰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師】曰言將帥邀功皆居高官也【趙】曰此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忠良一作忠臣【趙】曰公以莫非王土當修職貢必欲其來在忠臣翊贊天子而已矣【朱】曰言天子冒風霜於外所契

者惟忠臣而已

錦江春色逐人來【趙】曰此篇事言嚴武也公以去年夏離成都而今年至夔初見春焉故云逐人來

巫峽清秋萬壑哀【洙】曰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文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趙】曰公至夔初見秋也

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爲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之北時公憶往時曾隨嚴僕射登此臺迎中使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

軍令分明數舉盃【夢弼】曰數色角切

西蜀地形天下險【夢弼】曰左思蜀都賦臨谷爲塞因山爲障一人守隘萬夫莫向

安危須仗出羣材【趙】曰安危則安其危也公於入

哀詩詠武曰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也

軍旅 古詩二首 律詩七首

揚旗 公自註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夢弼 曰按元稹詩公墓日劍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 雨一作風 石 曰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 府中有餘清 蘇 曰張載詩新秋雨過民事簡府中景物有餘清 我公會賓客 肅肅有異聲 君平 曰鄭公持軍嚴肅有殊異聲名 夢弼 曰詩至壯肅肅 初筵閱軍裝 夢弼 曰閱視也 羅列照廣庭 庭空六馬入 六一

作四【蘇】曰任安等六馬騎直入安西都護府駊騀揚旗旌【鄭】曰駊布可切
駊五可切馬搖頭也【洙】曰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兮駊騀山阜之高貌迴迴偃
飛蓋【洙】曰劉公幹詩回回自昏亂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鮑】曰回回回回勢回旋也熠
熠迸流星【洙】曰河東賦掉奔星之流旃又校獵賦曳彗星之飛旗【夢弼】曰熠熠
色鮮明也【補】【[illegible]】熠以執反來纏風颷急纏一作衝去擘山嶽傾
【夢弼】曰此聯言揚旗去來疾速之狀也材歸俯身盡【[illegible]】前言俯身識搴旗
◎【洙】曰鮑照詩俯身散馬蹄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
卷隨人輕【夢弼】曰虹蜺喻旗也【洙】曰高唐賦蜺爲旌王沅賦曳招搖之脩旗蜿
若虹之垂天選虹旗攝麾而就卷三州陷犬戎【趙】曰言去年十一月吐蕃

肩松維保三州**但見西嶺青**【夢弼】曰西嶺即雪山也常見青煙起乃舉烽求援也**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蘇】曰班超謂將佐曰貢君等倚天子之威靈擣氐羌奪天邊之城斷其左臂與月氏首亦不易也【夢弼】曰謂喜得鄭公來依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氐右臂是以威行劍外時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博雲中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者是也**此堂不易升**【蘇】曰王戎見壁達議論久之退回視達居堂曰吾終日不升此堂【夢弼】曰易以豉切謂食人之祿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日已寧**【朱】曰書庸蜀微盧【夢弼】曰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寧靜矣**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朱】曰古詩上言加餐飯王仲宣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趙】曰相

勸加餐食而不必捨去以嚴公之故也【師】曰
甫終去蜀之荆蠻且爲是辭以美鄭公云

冬狩行

【公自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鶴】曰詩云天子不在咸陽宮蓋指代宗幸陜當是廣德元年作按公是年九月至閬州祭房相國冬回梓州有此及别章使君抑字韻諸詩【夢弼】曰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
校獵亦似觀成功【修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註云以五校兵出獵也【夢弼】曰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寫武之意故云觀成功也顔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

取之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批】語有識〇【洙】曰遣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識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

禽獸已斃十七八【洙】曰西京賦偪禽斃獸爛若磧礫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入【夢弼】曰斃毗癸切頓仆也

殺聲落日迴蒼穹【夢弼】曰謂蒼天以仁為主而為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

幕前生致九青兕【洙】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

馲駝嵓峞垂玄熊【夢弼】曰馲他閣切駝徒何切【鄭】曰馲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嵓落猥切峞五毀切嵓峞高貌【洙】曰幕前謂幕帳前以駝負載也

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洙】曰羽獵賦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

滸麋許巨挻搏玄猿南都賦排揵陷局蹴踏咸陽【夢弼】曰蹴上六切踏也言會獸爲之蕩盡也

有鳥名鸛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劉】曰左傳有鸛鵒來巢童謠曰鸛鵒鸛鵒往來歌哭【洙】曰鸚鵡賦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俎鼎鶬鶉之賦毛不施於器用肉不登於俎味不言非薦羞之物也【補註】鸛鵒似鴨而有幘色純黑金眼穴居斷舌可使言

胡為見羈虞羅中【洙】曰陳子昂詩豈不在遠遊虞羅所見尋【夢弼】曰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不足爲器用者不獵鸛鵒鳥之微者飛不能逐毫草其肉味不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繫虞羅不幾於盡殺乎非君子愛物之道也隋魏彥深鷹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攙羅以羈束

春蒐冬狩侯得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享也而諸侯同

之乃深讖章彝也【沫】曰四時田狩諸侯得行其事【夢弼】曰侯王荊公作挾

使君五馬一馬驄

【夢弼】曰使君五馬指章彝之爲太守一馬驄謂其兼侍御史也五馬者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妬耆碩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古陌上羅數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趙】曰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人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馬

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

【蘇】曰孫岳昨見耿將軍行師號令明嚴頗有前賢威風

飄然時危一老翁

【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

十年厭見旌旗紅

【批】起得處駕有氣○【蘇】曰角里先生語薪者曰予十年厭見干戈旌旗只非今日耶【鶴】曰按史廣德元年

歲次癸卯逆至天寶十四載乙未巳九年故云十年厭見旌旗紅天寶九載五月諸衛與諸節度所用緋色旗幡弁皆爲赤

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鑾擒西戎

[夢弼]曰謂吐蕃也

草中狐兔盡何益

[蘇]曰韓擒虎出獵門入諫曰將軍驅旌旆獵原野逐獸馳躍以爲樂雖盡得草棘窟穴狐兔亦復何益於君子宜掃蕩塵坌勤功彝鼎非細事韓大喜

天子不在咸陽宮

[補注]曰此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巳後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夢弼]曰甫有厭亂之意今覩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鑾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多殺狐兔果何益哉

朝廷雖無幽王禍

[朱]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攻幽王於驪山下

得

不哀痛塵再蒙【黄次弼】曰時朝廷出幸雖不至如幽王為犬戎攻于驪山然

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番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孼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入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陪栢中丞觀宴將士二首【鶴】曰公以大曆元年至夔而栢爲都督明年崔卿權州矣則此詩作於元年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朱】曰西都賦觀三軍之殺獲又曰俛仰極樂者也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趙】曰梁何遜輕薄篇日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夢符】曰按東晉初拜官相飾供饌羊曼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得精饌時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趙】曰此指將士之金帶耳鮑明遠建除詩左右佩金章醉客霑鸚鵡【批】麄疎有態○【田】曰鸚鵡盃名彫刻海蠡而爲之像鸚鵡形昔人之勸酒且以爲罰爵佳人指鳳凰【批】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

士不當尒拘哉十【夢弼】日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䳇者射舉酒爾衡日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爲之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師】日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夢弼】日鳳凰謂金釵也鏤刻釵頭以爲鳳凰之形也或謂逬圖障繪畫鳳凰而佳人共指爲言笑也

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朱】古詩日娥娥紅粉粧

繡段裝簷額【朱】日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夢弼】日謂樂工之額飾也

金花帖鼓腰【夢弼】日謂樂器之鼓飾也

一夫先舞劍【朱】日子路拔劍而舞項莊舞劍爲樂

百戲後歌鐎【朱】日李廣傳註刀斗以銅作【夢弼】日謂擊刀斗而歌也【趙】日鐎一作樵戲爲夔峽樵歌之音也公閣夜詩夷歌是處起漁樵是

已【補註】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江樹城孤遠雲臺

使寂寥【夢弼】曰使所吏切從命者謂久無使命之來也漢朝頻選將

應拜霍嫖姚【集】曰霍去病為嫖姚將軍【夢弼】曰假漢霍去病以美拓中丞也

觀兵【補註】曰詩云北庭送壯士按北庭即鎮西北庭節度之兵元帥謂李嗣業乾元元年九月嗣業會九節度攻鄴是時公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今詩云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乃鄴師未讀之前作公意欲且平吐嗇也嘗是乾元二年春作

北庭送壯士【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帝討賊貔虎數

尤多【集】曰書如虎如貔精銳舊無敵【集】曰精銳猶勇敢也邊隔

今若何【趙】曰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詞妖氛擁白馬【夢弼】曰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為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元帥待彤戈【杜】有風曰【趙】曰古鼎銘曰王命虎臣賜爾和鑾鏘鏘彤戈【夢弼】曰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彤戈謂待天子賜以彤戈而後往征也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趙】曰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師】曰時九節度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甫欲誅其渠君長云云【鶴】曰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夢弼】曰孫綽賦斬鯨鯢於蒼波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鶴】曰時安西節

度李嗣業也通鑑乾元元年九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更名鎮西〔夢符〕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州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銳四一作西摧鋒皆絕倫〔夢符〕曰按唐武后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洙〕曰言多勇銳能摧鋒陷陣也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師〕曰老馬喩哥舒翰老將〔鶴〕曰哥舒翰天寶十五載已降安祿山此豈是喩翰

師註非若以老馬喻主將則謂李嗣業〔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

蒼鷹飢著人〔朱〕曰著直略切晉載記言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師〕曰鷹飢喻祿仕未高也

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意一作急〔朱〕曰精熟戰陳用意若神〔師〕曰當此時正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故云云

奇兵不在衆〔朱〕曰史兵以正合以奇勝傳云留侯用奇兵不必衆多雖多不精銳而無益〔夢弼〕曰老子以奇用兵

萬馬救中原〔蘇〕曰司馬仲達曰得萬馬可解中原之急亦成於大事也

談笑無河北〔朱〕曰言談笑可以却敵〔趙〕曰祿山之叛河北一帶已陷設令言安西兵之精兖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蕆無河北矣

心

肝奉至尊【洙】曰言至誠也【夢弼】曰謂竭忠誠以待命也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批】余言令肅亦不足道【石】曰兵屯嚴肅雖飛鳥不敢過竟日留歡樂歡一作觀城池未覺喧【夢弼】曰言留兵犒設軍令不譁也

八陣圖【彥輔】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显】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二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五革四金為蛇【鶴】曰寰宇記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李膺益

州記云雍子關北五里武為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為行君方一丈高三尺又二在夔州奉節縣西七里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一圍歷然棊布從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此詩當是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作【夢弼】曰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湏湧滉瀁大木枯搓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迨今不動

功蓋三分國【洙】曰三分謂魏吳蜀也**名成八陣圖**【夢弼】曰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廣漢張栻謂此古井田法也**江流石不轉遺**

恨失吞吴【蘇】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恨不能滅吴非也我意本謂吴蜀脣齒不當相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以此為恨耳此說甚長然子美死近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也

夕烽【鶴】曰詩云照秦過隴則是在秦州當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反齊汝鄭謂四州之後十月李光弼與思明戰于河陽之時思明敗故此詩云每日報平安當在其年作【師古】曰晝則燃燧夜則舉烽故此詩題曰夕烽

夕烽来不近每日報平安【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来告急上遣李福等將監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瞿是也【夢弼】曰

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塞上

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夢弼】曰匈奴傳烽火通於甘泉光武紀修烽燧註邊方備警舉烽以相告過隴自艱難【趙】曰言安史之兵猶出設隴上也

聞道蓬萊殿【鄭】曰長安志殿在東內紫宸殿北

千門立馬看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五